
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故事会®
2017
3月上
STORIES
5
大千世界 故事开门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《青春读本》《滴水藏海》最新选本出版



由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选的《青春读本》和《滴水藏海》两套丛书，自出版以来，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学生读者的欢迎，多年以来畅销不衰。对于青年学生提高语文素养，作文素材的积累，以及人生观念的形成，道德品质的养成，都起到极好的效果。

现《故事会》编辑部最新编选的《青春读本》6、7，《滴水藏海》7、8，已于近日出版发行，每册15元，四册共计60元。

读者可通过以下方式购买：

1. 邮政汇款，汇款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，邮编200020，收款人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。

2. 登录《故事会》淘宝官方网店 https://shop36332989.taobao.com/ 或扫描二维码购买。

咨询电话：021-64668742　64674759。

爱，知道怎么做



三口之家驾车郊游，中途遭遇了可怕的丧尸攻击。男人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妻子面色如土，表情狰狞。她的脖子被撕咬得血肉模糊，显然已感染了丧尸之毒……男人立马从车里救出啼哭的孩子，紧搂在怀中，想逃离此地，却在一抬臂间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：他看到自己手臂上，也有了一处丧尸的咬痕……

周围一片死气沉沉。作为孩子唯一的守护者，却不知在多久之后，自己也会因感染而沦为丧尸，成为对孩子最大的威胁。如果你是这位父亲，那么现在，你会怎么做?

故事里，男人很快有了决定：他找到一捧腐肉，装进袋子，系在腰间。他捡了一段粗树枝用来探路，然后背着孩子开始穿越树林，前往安全地带。路过一个庭院时，男人注意到桌上的派对用具，他想了想，走过去，顺手充了一个气球逗孩子开心……这一路会无比艰辛，他想尽一切可能安抚着孩子。

毒素开始肆意发作，男人瞪大了眼睛，攥紧了拳头，像在做最后的反抗……他背着孩子又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只是如果细看，你会发现，男人的肢体已经开始僵硬，他的脸上渐渐失去了血色。探路的粗树枝，此时被固定在他的肩头，正前方离身体较远的那一端，系着刚才那一袋腐肉。丧尸有追着腐肉跑的本能，此刻，男人正以扭曲的步伐追着腐肉走着，他的双手被自己绑住了，因为够不着前方的腐肉，所以只能一直朝前走。他用这样的方式，确保自己不会伤害背上的孩子。

离安全地带越来越近了，男人似乎能看到远处的山冈上，有狙击手已瞄准了他的方向。他系在肩头的气球随风荡漾，像风向标一样。时间不多了，男人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他看了看远方，然后用手拽过拴气球的绳子，把气球捧在自己的脑门前……“砰——”狙击手精准地射击，男人应声倒下。

狙击手过来查验情况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击毙的确实是一具恐怖的丧尸，但很快，一声婴儿的啼哭使他惊讶地发现，倒下的不是怪物，而是一个为了爱，尽了全力的父亲。

这是一个感动了我很久的短片。绝境中，究竟该怎么做?我不知道，也许你也不清楚，但是，爱，知道。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627 2017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3月





STORIES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（www.storychina.cn）



















2017年3月

下半月刊・绿版

社 长、主 编 夏一鸣

副社长 张 凯

副主编 朱 虹 吕 佳

本期责任编辑 赵媛佳

电子邮箱 babyfuji@126.com

发稿编辑

朱 虹 刘雁君 王 琦 黄怡亲

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
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2325
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
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发行范围 公开

出版发行部
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
发行经理 钮 颖
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
媒体部
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
广告业务 021-3401 0383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

故事会互联网＋

《故事会》微博 @ 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《故事会》网店
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
国内代号 4-225 定价 4.00 元



浑身头疼

早上，妈妈要送宝宝去幼儿园，宝宝却说难受，不想去。

妈妈问宝宝哪儿难受，宝宝有气无力地说："浑身头疼。"

妈妈忍不住笑了，问："你倒是说说，怎么个'浑身头疼'法？"

宝宝伸出手指头，边数边道："额头疼，鼻头疼，舌头疼，手指头疼，还有脚趾头也疼！"

（李彦峰）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我可以学

一场公益活动上，心灵大师鼓励大家说："不要否定自己，要把每句'我不会'换成'我可以学'。"谁想大师说完这句，便心脏病突发，倒在台上。

主办方负责人大声疾呼："谁会急救？"

台下一百多人一齐举手，道："我可以学！"

（周继红）

早就该做的手术

抠门丈夫陪妻子做扁桃体摘除手术，医生看了病历，说："您太太小时候就该做这个手术了。"

丈夫一听，高兴地说："这真是太好了！"

医生问："有什么值得高兴的？"

丈夫说："您这么一说，那手术费用就该是我岳父来出啦！"

（潘光贤）

最讨厌的数字

幼儿园的兴趣课上，老师问小朋友："一般人都有不喜欢的数字，比如13、14，你们有没有讨厌的数字呢？"一个小朋友回答："3！"

老师问："为什么呢？"

小朋友说："因为我妈妈总是对我说'等我数到3，你就死定了'。"

（芃 芃）

走斑马线

小丽在外逛街，男友给她打电话。听说小丽正在过马路，男友认真地叮嘱道："那你一定要走斑马线啊！"小丽心里很感动，用甜甜的声音撒娇道："亲爱的，你怎么这么关心我呢？"

男友说："走斑马线被撞，赔得比较多啊！"（李彦峰）

地震来了

有一次，妻子风风火火地从外面回来，一脸严肃地对丈夫说："快收拾一下，有消息说，五分钟后有大地震！"

丈夫一听，不敢迟疑，冲进房间，揣上一个信封，拉起妻子就要逃生。

只听妻子说："家庭防灾演习到此结束！把私房钱交出来吧！"

（莫 难）

要吃解药吗

中学生柯南被黑帮大佬强行灌下毒药后，身体变小，年龄从十七岁变到七岁。

坚强的柯南并没有放弃自救，经过缜密的推理，仔细的排查，他终于协助警方逮到了这个黑帮大佬。柯南伸手，喝令道："快交出解药！"

大佬冷冷一笑："你吃了解药，一年后要愁高考，五年后要愁工作，十年后就愁房贷，还要发愁找不到老婆，你确定要吃吗？"

（小 娃）





· 笑话 ·

跑腿儿

老婆要过生日了，老公却一直工作很忙，没空买礼物。老婆等不及了，就对老公说：“知道你忙，这样吧，你给我钱就行，我明天帮你跑个腿儿。”

老公为难地说：“这事怎么能麻烦你呢？”

老婆说：“不麻烦，明天就是要上刀山，我也得把这事儿帮你办好。”

老公无奈，给了老婆200块钱。老婆捻了捻，说：“这是上刀山的钱，那下火海的呢？”

（潘光贤）



耳　套

有一年冬天异常寒冷，好心的庄园主就常常请在外干活的雇工进屋喝杯酒，暖暖身子。

这天，又降温了，庄园主就给雇工买了副耳套，可他发现，就算天气再冷，雇工也不怎么戴耳套。

庄园主忍不住问雇工：“你不喜欢这副耳套吗？”

雇工回答：“不，耳套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”

“那你的耳朵都快冻坏了，怎么还不戴耳套呢？”

雇工一脸为难地说：“我戴上了耳套，你再请我喝酒，我就听不见啦！”

（小　娃）

听　课

大学民俗课上，老师说起有个地方流传着一种奇怪的民俗：晚上，女人在门口放一只鞋，就表示男人可以进去。

老师一说完，全班男生都七嘴八舌议论纷纷，课堂里一时吵闹起来。

老师拍拍桌子，说道：“安静，安静！你们不好好上课，我就不告诉你们各种颜色的鞋子都代表什么年纪的女人。”

（紫糯米）

想 你

小芳是个天气预报员，这天，男友问她："从明天开始，我会很忙，不能和你约会，你会想我吗？"

小芳脸马上红了，羞涩地说道："今夜到明天白天有点儿想你，预计明天下午将持续想你，受延长低情绪影响，明天傍晚将转为大到暴想，心情由此将降低5度，预计此类天气将持续到见到你为止。"

（滴水映阳）

卖狗秘诀

小李有个哥们是卖狗的，做生意很有一套。小李问起他卖狗的秘诀，哥们说："关键是要介绍狗狗的功能。"小李说："你是指狗狗看家护院的本事？"

哥们一笑，道："不，我跟那些太太们说，我的狗对钞票味道很敏感……"

（何 依）

答 案

一个男生鼓起勇气向自己心仪的女生表白，女生说："明天下课后，你从校门口往外走，到第四个路口右转，我告诉你答案。"

第二天，男生激动地去了。回来后，室友问结果，男生说："那是一个死胡同。"

（一米阳光）

再来一次

有个伪善的人，捉到一只乌龟，想吃，但又碍于面子，不好意思直接开荤，于是在煮开的锅上架了铁板，让乌龟爬过去。

这人对乌龟说："是生是死，一切天定，若你能够爬过去，那你命不该绝；若途中掉下去，休怪本善人破戒开荤。"

小乌龟忍着高温竟爬了过去。这人一惊，东张西望了一阵，伸手抓起乌龟道："小乌龟你是最棒的，乖，咱再来一次！"

小乌龟破口骂道："别假惺惺，你想吃清蒸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！"

（冬 人）



本栏欢迎来稿。请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dingxianyao@126.com。





那是一个神秘的祖传秘方，说不能泄露，就万万泄露不得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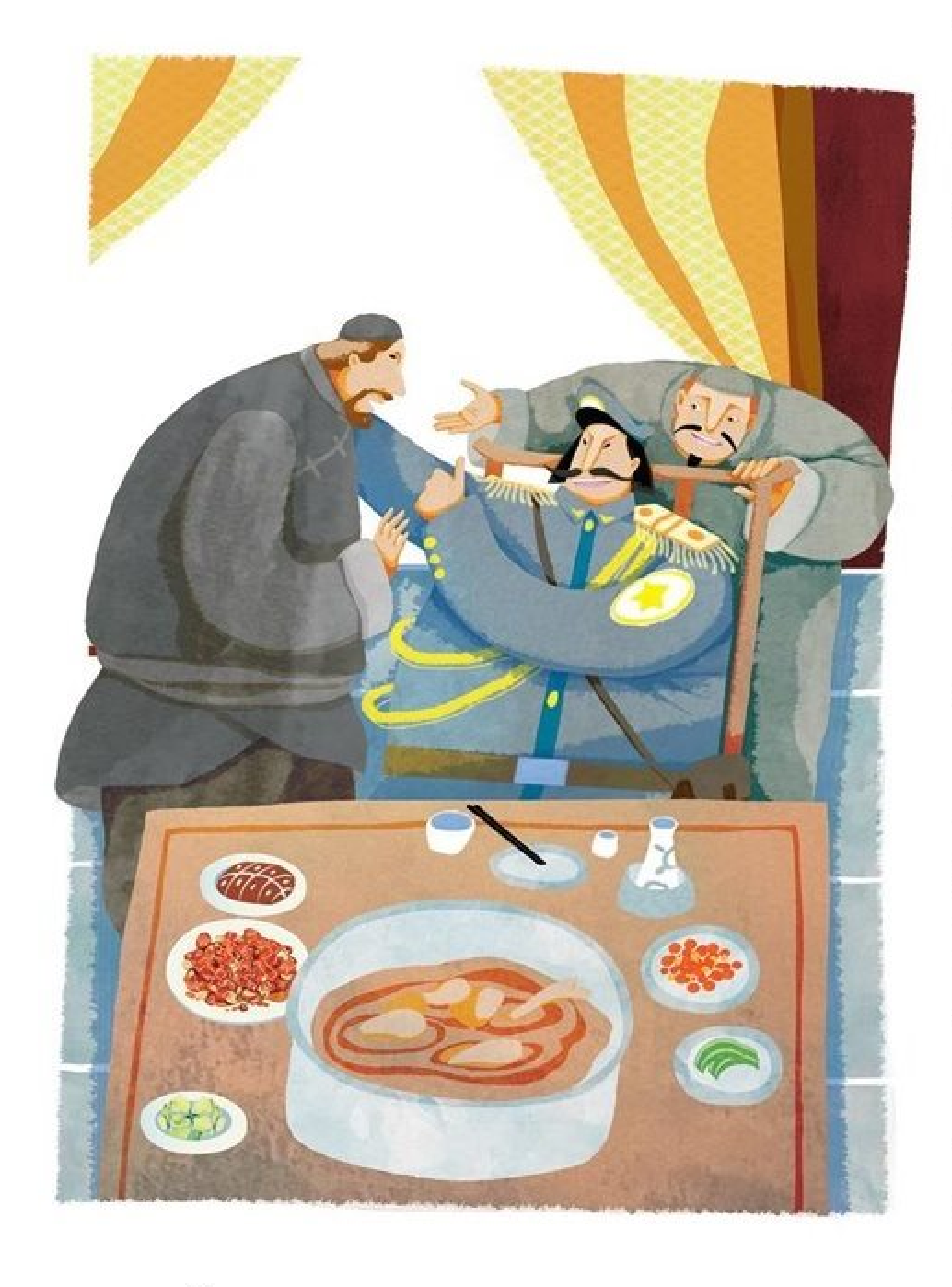
秘方

白金科

民国时，有个叫买买提的，在老家不小心惹了官司，只身逃到了彭城。后来，他在泰和酒楼做了厨师，专做羊肉。买买提凭借着祖传秘方，做的炖全羊汤鲜肉香，一时间名声大噪，引得张大帅也屈尊前来品尝。

这位张大帅是不轻易去外面的酒楼、饭馆吃饭的，因为他有洁癖，生怕外面做的饭菜不干净。可张大帅极爱吃羊肉，听说泰和酒楼来了个擅长做羊肉的厨子，名气还不小，张大帅耐不住要来品尝一下。

张大帅在雅间里坐好，指名要买买提做的羊肉。不大工夫，一锅热气腾腾的炖全羊便端了上来。张大帅开口一尝，便觉得这辈子是离不开这个买买提了。他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，一入口，那鲜香便直达五脏六腑，且回味无穷。



张大帅吃饱喝足，走的时候，也带走了买买提。买买提从此成为张大帅身边的红人，专门为张大帅烹制羊肉，其他闲事一概不管，待遇与营长相同。买买提干活，是不允许其他人插手的，从买羊开始，一直到羊肉端上桌，都是他一个人操持，这活一干就是十年。

这天，买买提上街买羊，在集市上碰到个贩马的，两个人攀谈了一会儿。说来也是缘分，那个马贩子正在到处打听买买提。原来马贩子去过买买提的家乡，见到过买买提的家人。马贩子说，买买提当年惹下的官司已经不了了之，他那年迈的父母非常想念他，还有当年的小情人也一直在等着他，大家都盼他早点回去，跟亲人团聚。

买买提得知这一消息，立刻动了回家的念头，恨不得生出一对翅膀来，马上飞回草原去。

从集市上回来，买买提就去找张大帅，提出了辞呈。买买提突然要走，张大帅深感意外，沉吟半晌，他说："你跟了我十年了，想回家也是人之常情，可你走了，我就吃不上你做的羊肉了。这样吧，你带一个徒弟，等到你这个徒弟做羊肉跟你做得一模一样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"

买买提觉得很为难，因为这意味着，如果他要回家，就得把祖传秘方交给别人。怎样才能既脱得了身，还能保住祖传秘方呢？

翻来覆去想了几个晚上，买买提最终下了决心，就带一个徒弟吧，只是这个徒弟必须符合自己的要求。买买提物色了好些日子，并没有找到一个适合做自己徒弟的人，心里便有些急躁。

有一天，买买提外出回来，碰见行刑官带领一队兵士押着一个年轻人往外走，买买提跟行刑官关系挺熟络，就问："老兄，这小伙子怎么了？"

行刑官说："这小子是个逃兵，在战场上怕死，跑了，现在把他抓回来，要拉出去枪毙。"

买买提心中一亮，赶紧阻拦："慢着，慢着，这人我要了！"买买提拦下行刑官，赶紧去找张大帅。

张大帅知道了买买提的意思，面有不悦，说："非此人不可吗？此人贪生怕死，是个逃兵，要枪毙的！"

买买提说："我看此人天资聪慧，是块料，大帅就饶他一命，他一定会死心塌地为大帅效力的。"

张大帅沉思了一会儿，准了。

买买提选的这个徒弟叫赵六，很精明的一个人，干活也用心。仅仅用了十多天，像买羊、杀羊、清洗羊内脏等这些基本功，以及炖、炒、蒸、烤等羊肉的各种做法，赵六基本上都掌握了。

看着已到火候，买买提选了个吉日的晚上，摆上祖宗牌位，焚香祷告一番，然后让赵六对天发誓，



绝不将此秘方外传。等赵六发完誓，买买提才将煮羊肉的秘方正式传授给赵六。

赵六得了秘方，做出来的羊肉果然就跟买买提做的一般无二。张大帅吃得高兴，赞不绝口："赵六呀，你这是得了买买提的真传了。"赵六得到大帅的夸奖，心花怒放，赶紧往前走一步，向张大帅献媚："报告大帅，其实买买提的秘方也没有多大奥妙。"

张大帅"哦"了一声，静听下文。

这时候的赵六利欲熏心，一门心思就想巴结大帅，早就把在师父面前说的誓言丢到九霄云外了，他进一步给张大帅解释："其实就是留下巴掌长一截带有羊粪的小肠，两头用丝线扎紧了，放入锅中同煮，这样做的目的，是保持了一定的原汁原味，做出来的羊肉才会这么鲜香。等到羊肉煮好后将这段小肠择出来就是了。"

张大帅听后，当即伏在桌沿上呕吐起来，赵六赶紧走过去帮大帅擦拭，冷不防，大帅手中的一根筷子就像一柄利剑一样，插入了赵六的咽喉。赵六在倒下去的一瞬间还是听清了张大帅的一句话："这是秘方，怎么能外传呢！"

第二天，大帅府发出通告：大帅府厨师赵六，在给大帅送羊肉的时候不慎跌倒，以致筷子插入咽喉毙命，大帅痛定思痛，决定今生再不食羊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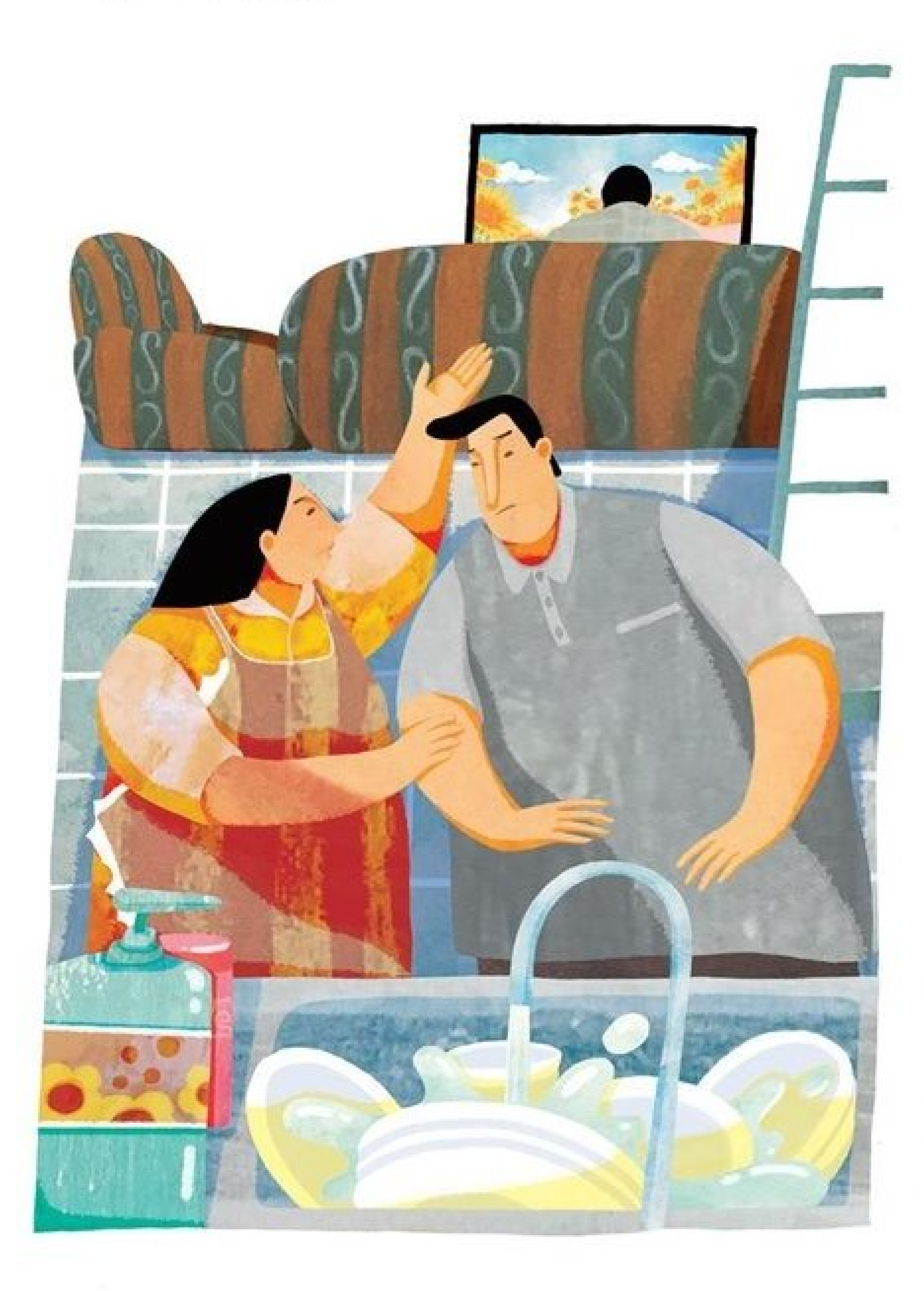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，买买提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很踏实。买买提当初选择赵六做徒弟，不但救了他一命，还给了他一个好差事。如果赵六有良心，就一定不会将秘方泄露出去；可要是赵六丧了良心，泄露了秘方，那他就活到头了。至于张大帅，顾及颜面，又怎会对外人提及秘方半字呢？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公公婆婆第一次来上海，带来了一条看似奇葩的家训——男人不洗碗……



男人不洗碗

■ 於全军

李新是从西部小县城里考出来的大学生，如今在上海工作。他娶的妻子雨欣是上海当地人，家庭条件相当不错。

新婚过后，小两口搬进了新居，生活十分美满。这一天李新和雨欣商量，想让父母来上海玩几天，雨欣一听就说：“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请他们来就是。”

说实话，李新平时挺怕他这个小娇妻的，听了这话就跟奉了圣旨一样，立马乐呵呵地去打电话。李新的父母一听也十分高兴，当下就答应来上海玩几天。

二老到来，李新就请了假陪他们到处逛，晚上，都住到了新居里。这时雨欣也下班回来了，见了家里人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，就到卧室里玩起了手机。晚饭是李新妈做的，四个菜一个汤，都是老家风味。直到饭菜做好，雨欣才从卧室里走出来吃饭。

吃完饭，雨欣把小嘴一擦，又进卧室了。李新妈起身收拾碗筷，要去厨房洗，李新不好意思了，忙

站出来说：“妈，您歇着吧，这碗我洗。雨欣刚做了美甲，这两天一直是我洗碗的。”

李新妈急忙摆手说：“还是我洗吧，大男人哪有洗碗的？陪你爸坐会儿去！”

于是，李新陪老爸坐在沙发上聊天。老爸是退休的语文老师，很健谈，他对李新说：“你现在也成家了，有条家规该给你说说了。从你太爷爷那辈儿起，我们李家传下来一句家训——男人不洗碗。”

李新爸摆了这么一段龙门阵：李新的太爷爷是个读书人，上的是洋学堂，在十里八乡都很有名望。那时候家里靠种地为生，李新的太奶奶是庄户人家出身，体格粗壮，下地种田她一个人就能做完，从来不用李新的太爷爷插手。她是这么说的：“好男儿志在四方，要是种庄稼，这一辈子就拴在地头了。”

李新的太爷爷在家里刻苦攻读，盼望有个好前程，不过看见妻子从地头回来后还要做饭，实在太累，他于心不忍，就替妻子洗碗。不料，事情就坏在洗碗上了。这天中午，李新的太爷爷收拾完碗筷正在洗碗，有人推门进来了。来客是本地驻军的旅长，邀请李新的太爷爷出山担任参谋。那年月科举制度已然废止，这已经是读书人的一个好出路了。不料旅长看见李新的太爷爷正在洗碗，当即脸色一变，说：“做这种妇人之事，可见胸无大志！”说完竟摔门而去。李新的太爷爷见此情景，十分后悔，于是立下家训，李家的男人，不洗碗！

李新听罢笑了笑，也没往心里去。他知道自己的老婆雨欣，从小在家里被捧得像小公主一样，不做任何家务，自己洗个碗也没啥。

玩了两天，李新的爸妈就回去了，李新把他们一直送到了火车站。不料回到家，雨欣竟然主动提出来了：“咱爸说的那个家训，男人不洗碗，也不是没道理。你在单位只是个大头兵，需要努力提高才能出人头地。从今天起，家务分着做，碗归我洗，你吃完饭给我老老实实学习去，能力上去才能升职。”

李新这个高兴啊，果然抱回一堆专业书，吃完饭就啃起来。这样过了一年多，他在单位的理论考核中独占鳌头，被任命为科长了。所谓好事成双，老婆雨欣也在这一年怀了孕，挺起了大肚子。

雨欣怀孕到了后期，就请了产假在家里休养。李新工作忙，岳父岳母的身体又不好，他干脆一个电

话打回老家，请求自己父母过来照顾几天。李新的爸妈一口答应，立马坐车来到上海。李新妈负责做饭洗衣，李新爸负责采买物品，雨欣连手也不用动一下。

可这么十几天下来，李新妈妈的身体就有点扛不住了，岁月不饶人啊！看着她在厨房里洗碗时直捶背，李新就想上前帮忙，老妈却说："你爸说的家训你忘啦？放心，我歇一歇就好。"李新爸也说："这样吧，咱们吃完饭呢，先把碗筷放到洗碗池里泡着，等你妈歇过乏来，再洗不迟。"李新只好作罢。

所谓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雨欣的预产期到了，她肚子里的动静越来越大，就不敢在家里住了，直接住到医院待产房里。雨欣本来就比较挑食，再加上怀孕反应，医院里的饭食根本吃不下，买外面饭馆的吧，又嫌不干净，于是李新妈就说了："饭咱们还是家里做，我做好，让李新爸送来医院。反正从家到医院也就坐三站公交，很方便。李新别的不用管，就负责陪床。"

事情就这样定了。一连三天，李新妈都把饭菜做好，放到保温食盒里，由李新爸送去医院。可第四天，都中午十二点了，李新在医院左等右等都不见老爸送饭来，打电话过去，总是关机。他生怕老爸在路上出事，可雨欣这里又离不开人，正着急呢，岳父岳母来了，他急忙交代几句，就开车往家里赶。



三站地是晃眼就到，李新上了楼，开了门，只听厨房传来"稀里哗啦"的声音，他探头一看，里面有个人正忙活着呢，不是别人——老爸正洗碗呢！看见李新进来，老爸的脸一红，说："你、你

怎么回来了？”

李新挺奇怪：“您没有去送饭吗？我妈呢？”

老爸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说：“她去送饭了，你没见着？对了，她说顺路买点小孩衣服什么的，耽搁一会儿也正常。本来我要去送饭的，她说掐算日子，就这两天要生了，她要去照应一下。”

原来是这样，李新这才放了心。他抬手拿起老爸放在桌上的手机，原来没充电，自动关机了。随即他又想起了什么，就问老爸：“您说咱家的家训是男人不洗碗，怎么您洗上了？”

老爸笑着坐在沙发上，说：“其实上个月，你妈累得背疼时我就洗上了，只是你上班看不见。还记得你太爷爷那条家训的故事吗？上回我没讲完，后面还有呢。那个旅长因为你太爷爷在家里洗碗，甩袖而去后，就找了另一个读书人当参谋。那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，旅长的队伍不久就拉出去，参加了一场大火并，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，旅长连同那个参谋，一同死在了战场上。消息传来，就有人对你太爷爷说，幸好洗了碗，这才免遭横祸啊！”

李新问：“那么，家训呢？又废除了？”

“没废除，只是有更改，改成：男人没空女人洗，女人没空男人洗。所以你太爷爷太奶奶一辈子就没红过脸，家庭和睦，其乐融融，这不是比当参谋更好吗？”

李新很纳闷：“我说爸，您这家训，上回干吗只说一半啊？”

老爸“呵呵”一笑：“实话跟你说吧，雨欣什么都好，就是有点娇气。我和你妈看你忙里忙外的，雨欣手都不伸，才用家训说一说她。不过这孩子真不错，你这一年多不就当科长了吗？现在说另一半故事，就是让你体谅她，女人又要干家务又要上班，还要生孩子，真不易啊！你只有体谅她，家庭才能和和睦睦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！”

李新连连点头，心想，老辈人处理家事的方法，真值得年轻人学习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起来，一接，是老妈打来的。老妈的声音激动得都发抖了：“生了，生了！是个带把儿的，长得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！”

李新急忙把手机开成了免提，好让老爸也听到，顿时，电话里传来“哇哇”的哭声。爷俩相视一笑，从此以后，咱老李家就变爷仨啦！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总差一点点

生活中总有些事会差那么一点点……

- 睡觉：早点儿睡，睡不着；晚点儿睡，起不来。
- 买裤子：小一码穿不下；大一码掉裤腰。
- 扎辫子：扎两圈太松；扎三圈太紧。
- 空调：25 度太冷；26 度太热。
- 方便面：一桶吃不饱；两桶吃不完。

（推荐者：张金平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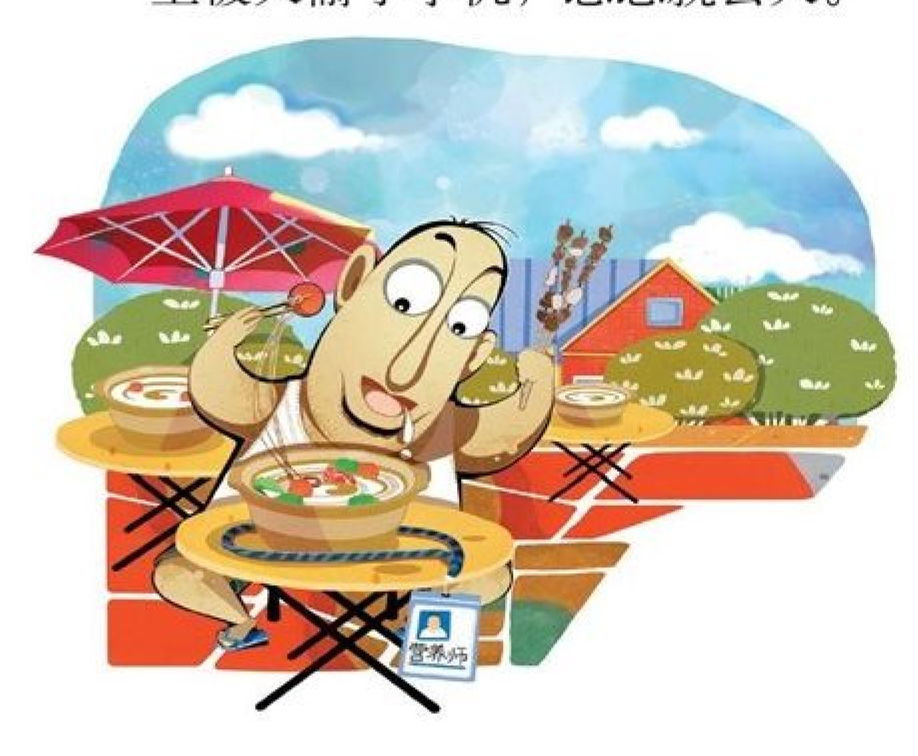
喝醉酒干的事

- 用香蕉给别人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，哭得声嘶力竭的。
- 拿着 3 块钱数了一夜。
- 回家哭着闹着要和我爸拜把子。
- 发了一夜朋友圈，第二天发现 10 个微商把我拉黑了。
- 喝多了看电视，电视里刚好演到婆媳吵架，对着电视劝了一晚上。

（推荐者：李彦峰）

内行也干外行事

- 作为一名律师，口才好得不得了，吵架却永远吵不过女朋友。
- 当过五年的侦察兵，在公交车上被人偷了手机，想想就丢人。



- 市场营销专业都念到博士了，每次在商场看到促销还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手。
- 我计算机专业的，朋友们遇到电脑有问题来问我，我每次都会说：“你重启试试……”
- 本身是个营养师，却对烧烤、麻辣烫、膨化食品欲罢不能。
- 作为一名资深的银行柜员，出去吃个饭，居然收到一张假钞。
- 当了好多年会计，每到月底都还是会想破脑袋：哎，我的钱都花哪儿去了？

（推荐者：空　空）



另类告白

◆ 你液化了我的眼镜，遇见似雾似雨又似风的你，从此我瞳孔里再无别人。

◆ 我生命的开关，只有你按得开。

◆ 可以帮我拍一个长镜头吗？时长一辈子，不需要蒙太奇。

◆ 你是氤儿，我是硫，缠缠绵绵到天尽头。

◆ 你就像是圆周率，小数点后有数不尽的甜与爱。

◆ 于我而言，你就是整个世界，星际穿越无数光年，只为与你相见。

（推荐者：滴水映阳）

历史完美诠释了网语

◆ 你行你上呀→尧舜禅让

◆ 药不能停→神农尝百草

◆ 简直把我看醉了→酒池肉林

◆ 不作就不会死→秦武王举鼎

◆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→空城计

◆ 重要事要说三遍→三顾茅庐

◆ 有图有真相→韩熙载夜宴

◆ 何弃疗→曹操杀华佗

◆ 读书少不要骗我→指鹿为马

◆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→司马光砸缸

◆ 神马都是浮云→马跃檀溪

◆ 学长只能帮到你这儿了→徐庶荐诸葛

（推荐者：苏　童）

喜感新闻

◆ 男子聚会得知成绩差同学当老板，郁闷一个月瘦十多斤。

◆ 上班时间老板发红包，抢红包员工被罚500元。

◆ 男子违章自称来自银河系，威胁交警扣车就毁灭地球。

◆ 男子刚出狱又作案，被抓时正看法制节目学抢劫知识。

◆ 业主花30万装修新房，装修完发现是别人家。

◆ 男子滑翔向女友求婚，被挂树上1小时后遭拒绝。

◆ 女儿读博士不肯生孩子，63岁大妈决定自己生一个。

◆ 女子花1700元购得黑发秘方：拔光白发。

◆ 丈夫将老婆名字写篮球上，生气就用力打，被判家暴。

（推荐者：山　山）

（本栏插图：孙小片）

改名

□孙凡利

谢云是派出所户籍科的职员，因为所里的房子拆迁，办公室临时设在乡政府大院里。这天，谢云正在上班，进来一位汉子，三十多岁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他自称姓李，叫李幸福。李幸福进门就走到谢云身旁，说要改名。三十多了还改名，实在罕见。

李幸福说，他想把名字改成“李水”，随后，他拿出村里盖章的申请让谢云看。谢云耐不住好奇，问：“为什么改？”李幸福讪讪地笑着答道：“五行缺水。”谢云也跟着笑了：“现在才知道缺？”李幸福明显有些不好意思，“嗯”了一声。谢云发现，李幸福的衣服脏得不行，一看就是好多天没洗了，看样子是真缺水。他心里笑着，就给李幸福办了手续。可过了不到一周，这个改名叫“李水”的又来到户籍科，然后，又从兜里掏出申请书：“谢同志，我还要改名。”



谢云对李水印象很深，便开起了玩笑：“又不缺水了？”“缺。”李水说着，“这次来，我想加上‘两点水’，变成‘李冰’。”见过胡闹的，没见过这么胡闹的，谢云有些不耐烦，李水却赔着笑脸，郑重地说：“俺是真缺水，让您见笑了。”

这都是正常工作，谢云再恼火，

也不能说什么，于是就把李水的名字改成了李冰。李冰刚要走，谢云喊住他问："还改不？"李冰笑笑："不改了。"说完，他就哼着小曲儿出了办公室。

很快，李冰改名的事在乡政府被传为笑谈，有人猜李冰是脑子进水，有人说李冰是思想封建。一时间，乡里的工作人员都充满了好奇，谁也猜不准，李冰还会不会来。

就在大家把这事炒得火热的时候，李冰再次来到户籍科，把要求改名的申请又拍在了桌面上。谢云看到李冰，忍不住乐了，说："李先生，你能否靠点谱，一个名字居然改三次？"李冰笑了笑："这次来我不改名。"谢云问："那你来户籍科干吗？"

只见李冰从身后拽出个小男孩，对谢云说："这是俺儿，今天给他改。"谢云问他儿子叫什么，李冰说："叫'李健康'，没办法，俺儿五行不全，也缺水。"嗬，爷俩都缺水，这可真有意思。

李冰见谢云没说啥，就讲道："俺儿不能比我差，我给他改名叫'李淼'。"好家伙，三个"水"！谢云一边操作电脑一边笑，这父子俩绝了，都跟"水"干上了。

李冰爷俩一走，乡政府可热闹喽，有人大胆断言，李冰已被封建思想蛊惑，肯定还会再来。谢云查了李冰的家庭情况，他只有一个孩子，总不能给孩子改两次名字吧？一时间，乡政府大院众说纷纭，李冰比电影明星还有名。

没几天，这事就被乡长知道了，乡长专门把谢云喊到办公室，详细询问了李冰的情况。弄清事情的始末后，乡长对谢云说："爹改名，儿子也改名，看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说不定有什么幕后文章。"

乡长吩咐谢云，如果这个李冰再来户籍科，立马向他汇报。可打这天起，李冰却迟迟没有来。一直到十天后，李冰终于又出现了。不过，这次跟李冰一块儿来的，不是他的儿子李淼，而是他的老父亲李建国。

到了户籍科，李冰开门见山，说这次来是帮父亲改名，原因和上次一样，老父亲也五行缺水，决定改个带水的名字，叫"李四水"。谢云想起乡长的嘱托，悄悄给同事递眼神，让他马上通知乡长。

没一会儿，谢云就帮李冰的父亲改完了名字，可乡长还没来，谢云只好假意让李冰爷俩坐一会儿，李冰连连摆手，拉着父亲就出了户籍科。

谢云不放心，跟着出了屋，一抬头看见乡长带着几个人一路小跑过来。谢云简单作了介绍，乡长客气地“请”李冰爷俩去楼上办公室坐坐。

李冰一看这阵势，只好和父亲跟着乡长上楼。进了乡长办公室，话匣子还没打开，一名工作人员就进了屋，说刚刚查看了李冰的三轮车，发现车里有几个塑料桶，装得满满的，都是不明液体。

乡长问李冰，桶里是什么。李冰苦笑一声：“水。”这时，工作人员费劲地把四个大桶提到乡长办公室，整齐地码到墙边。桶里的水都装得满满的，每桶五十斤，整整二百斤。

乡长满脸疑惑，看着李冰问：“这些水哪来的？你们用水干什么？”李冰瞅着乡长和谢云，说：“我家缺水。”

乡长不紧不慢、不急不恼，说：“你家缺水，不是都把名字改了吗？”

李冰接着讲：“名字是不缺水了，可我家缺喝的水。”

乡长听了，说：“哪个村里没有井？”

李冰说：“有井，但井水不能喝。”乡长听后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头一扭，不再说话。

李冰却说开了，他说附近的地下水，不知什么原因都被污染了，抽出的水呛鼻子，别说喝，洗衣服都有味。大多村民的饮用水，只能去商店买，或者去外乡拉。据他了解，附近没几眼能喝的深井水，离他家最近的一眼，就在乡政府大院里。

李冰说，他腿脚不好，不能出远门，就想来乡政府拉水喝，却总被门卫拦住，说机关重地不得擅入，而且进出门都要严格审查。大院就这一个门，小老百姓也没啥事需要办，只能骑着带棚子的三轮车，假借改名来拉水喝。还好，这几次门卫只是看了他的改名凭证，没有查看三轮车。

李冰说到这里便动了情，眼眶里闪动着泪花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不能总用改名的名义来拉水，总有一天会被乡政府的人发现，到这个时候，就算是给领导们提个醒了，该他们想想怎么帮老百姓‘治水’了……”

一席话，说得乡长面红耳赤，他怔了半天，终于决定该怎么做了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：陆小弟）



辣子扶贫



□徐　涛

两个相亲的

卢小英在省机关工作，性格火辣辣的，人称“辣子”。这次，她被下派到一个县里挂职锻炼。这个县有个贫困村，年年在扶贫，却越扶越贫，卢小英主动申请到这个村任驻村干部。

卢小英住在夏婶家里。夏婶只有一个女儿，小名叫冬妞。冬妞虽是农家女，却又漂亮又聪慧，卢小英非常喜欢冬妞，两人亲如姐妹。

这天晚上，卢小英问冬妞：“你说说，咱们村为什么越扶越贫？根源到底在哪里？”冬妞却望着外面发呆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卢小英说：“你在想什么呀？”冬妞脸一红，就说开了。

原来，冬妞到了适婚年龄，明天是个吉日，村里有两个年轻人要来她家相亲。冬妞对卢小英说：“明天你不要出门了，给我当参谋行吗？”卢小英笑了，说：“好呀！”

第二天早饭后，门外有人轻声叫：“夏婶！”跟着进来了一个年轻人，小伙子长得挺帅气。冬妞悄悄给卢小英介绍说：“这人叫郭海，出门打了六年工，过年回来就没走了，在家乡创业。”卢小英点头称赞：



“回乡创业，有志气！”

奇怪的是，夏婶对郭海却非常冷淡。郭海给夏婶捧上一个礼盒，夏婶一把就推了回去，说：“婚姻是讲缘分的，不是讲礼物的，我们不收什么礼物！”郭海尴尬极了，这时候，他兜里的电话响起来，郭海才说了声“抱歉”，正想接电话，夏婶却下了逐客令：“你是个大忙人，忙你的去吧，我还有事！”郭海怔了一下，只好说：“那我就先走了！”他鞠了个躬，转身走了。

卢小英对夏婶的态度十分不解，对冬妞说：“这小伙子挺不错呀，为什么你妈这样冷淡呢？”冬妞还没回答，夏婶却催促冬妞说：“快收拾一下，张满就要到了！”

母女俩忙碌起来，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，又端上一大盘山果。看母女俩的态度，卢小英想：这个叫张满的一定不同寻常！没多久，门外“啪啦啪啦”地响起脚步声，夏婶说的张满来了。卢小英迎头一看，不由得大跌眼镜——这个张满，相貌平平庸庸，举止懒懒散散。

夏婶迎上去，亲热地招呼：“张满，这些日子你在忙啥呀？”张满说：“忙呢！老舅家里来了个收山货的客人，我陪他玩了几天牌，那个人鬼精，怕我们捉他的乌龟，盯得老紧，玩得真累人呀！”说着双臂一举，伸了一个大懒腰。

卢小英忍不住插话道：“眼下不是收割季节吗？难道你没有种地？”张满说：“种地？种啥地？我的地都租给别人了。”卢小英说：“地租出去了，正好出去打工，收入不是更好吗？”张满打了一个哈欠，诧异地说：“在家里过得舒舒服服的，凭啥要出门去遭罪？”

卢小英不想说了，夏婶和张满又聊开了，聊着聊着，张满哈欠连天。夏婶关切地说：“看你困得不行，就先回去睡吧。”张满半闭着眼睛嘟囔道：“是啊，几夜没合眼，是要好好睡一觉。”说着迷迷糊糊站起来，东倒西歪地走出去了。

张满走后，冬妞问卢小英：“你觉得张满怎么样？”卢小英说：“这个人和你根本不般配，你问他干什么？”冬妞扭过头，羞涩地说：“我妈相中了这个人！”

卢小英惊讶不已，冬妞说：“我妈穷怕了，总想让我能过上舒坦日子。”卢小英说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张满家一定很有钱吧？”冬妞说：“不说了，我们去外面走走吧。”

两人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走着，走了一段路，冬妞抬手指着前





面说："你不是问张满吗？那就是他的家！"

懒字值千金

卢小英抬眼一看，傻眼了，一处荒草丛生的地方，立着两间歪斜的老房，用几根木棍撑着，旁边用茅草搭了一个棚，大概就是茅坑了！

卢小英疑惑不已，正想问冬妞，这时，有个做农活的大婶过来了。大婶对冬妞笑着说："听说张满到你家相亲去了？冬妞，这是户好人家呀，你可真有福气哇！"

卢小英忍不住了，指着两间破房，大声说："好人家？就这两间破房？这不是睁眼跳火坑吗？"

大婶眼睛瞪得圆圆的，说："你说啥呀，这是几间破房吗？这是栋小洋楼呢！他家里穷得像水洗似的，被定为重点扶贫户，只等风把房子吹倒，村里、镇里、县里都要给扶贫资金，要作为扶贫典型，建一栋高标准的小洋楼呢！你说，这是破房吗？这是块金字招牌呀！"

大婶又说："小洋楼还不算，还有那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样样都不愁！"卢小英说："怪了，就张满那懒样子，吃穿从哪里来？"

大婶不高兴地说："别把一个'懒'字说得那么难听，俗话说懒人祸少福多，'懒'字值千金呢！"

正说着，一辆中巴车从村公路颠簸着驶过来，停车后下来一行人，手里都提着东西，往张满家走去，其中一个还扛着摄像机。一行人走到张满家，不一会儿，就"啪啦啪啦"放起鞭炮来，气氛像过节似的。

大婶就说："这都是到张满家扶贫慰问的，你看，不是啥东西都有吗？"

卢小英注视着一行人，刚刚要说话，一掉头，看见村公路上又来了一辆车，跟着跳下来几个人，都穿着制服。卢小英问："这又是来慰问的吗？"冬妞摇头说："不是不是，他们是来找郭海的，多半没好事！"卢小英心里一动，说："我也正想去找郭海！"

冬妞就领着卢小英往前走，眼前出现了一排砖房，冬妞说："这就是郭海办的厂。"卢小英走近一看，见那几个穿制服的人正在厂内，郭海在旁边陪同着，门口还有一个人，像一尊门神，一脚堵住厂门口。

厂房外有一个老伯，默默不语站在那里，冬妞说："他就是郭海的父亲。"卢小英把老伯拉到一边，问了起来，老伯一讲，卢小英前前后后都明白了。

原来，郭海在外打了几年工，积蓄了一笔钱，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。他和一家知名超市达成协议，他回家办干果蔬菜加工，由超市贴牌经销。计划是天衣无缝，但是郭海回了家，创业的路却异常艰难。

老伯指着那几个穿制服的人说："他们是来搞检查的，三天两头来。最近，厂里加工了一批干果，价值很高，由于厂里困难，拖延了发货时间，今天再不发货，协议就废了，厂子也就倒闭了！"

卢小英着急地说："那赶紧组织发货啊！"老伯叹了口气，说："郭海在信用社贷了3万元的款，今天信用社催贷的也来了，说不还贷款，就不准发货！站在门口的就是信用社的人。"

卢小英沉思着，冬妞悄悄对卢小英说："你看郭海，头发长得像蓬头鬼，连理发的钱都没有了！自从回来创业，天天有来找茬的，没有一天安稳日子，谁要是嫁给他，那才是倒了八辈子的霉，幸亏我妈有眼光，选定了张满！"

卢小英对冬妞的话非常反感，她冷眼看了看冬妞，不说话，大步向郭海的厂房走过去。

使出辣性子

卢小英走到厂门口，信用社的人还堵在门口，卢小英情绪激动，喝了一声："请你让开！"信用社的人吃了一惊，本能地收起脚，卢小英一步走进厂内。



卢小英走到检查人员面前，冷冷地说："好看吗？看够了没有？"检查人员大为吃惊，盯着卢小英："你是谁？干什么的？"

卢小英说："我姓卢，叫卢小英，是这里的驻村干部！"



一个检查人员眨着眼想了一下，赶紧挪到一边，给单位领导打电话，不一会儿，单位领导回了电话：“是，是，她是从省里下来挂职锻炼的，这个人是个辣性子，你们千万不要惹她，没准以后还是咱们县的领导呢！”

检查人员换上一副笑脸，卢小英说：“一个打工的，用血汗钱回乡创业，利乡利民，你们应该热情支持，怎么能兴师动众地折腾！”

卢小英又转过身，对信用社的人说：“你可否通融一下，让他们把货送走，回头再还贷款。”

信用社的人嘟囔说：“我是怕他把货一拉走，不回来了，我找谁去要？”卢小英大声说：“你找我，我走不了！”

信用社的人立即给主任打电话，打完后态度大变，说企业有困难，贷款可以延期，帮助企业应急。

哇，问题解决了，卢小英对郭海说：“抓紧组织发货吧。”几个检查人员说：“好了，没事了，我们走吧！”卢小英却说：“慢着！”

检查人员站住了，卢小英说：“既然来了，不妨都来出把力，帮忙装货，让他们尽快发货。”检查人员一齐说：“好，好！”个个干得挺卖力，很快，货装完了。

郭海上了货车，向大家挥手告别，卢小英看见郭海眼里含着泪花。

郭海走后，卢小英去县里学习，一个月后，又回到冬妞的家。自从冬妞相亲以后，卢小英很少和这母女俩说话。刚进门，冬妞对卢小英说：“你回来得正好！”卢小英问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冬妞脸涨得通红，说：“明天我就要成婚了，想请你当我们的证婚人。”卢小英正要拒绝，冬妞说：“这不，他来了！”卢小英冷眼向外一看，又傻眼了，来的不是张满，而是郭海！

郭海兴奋地对卢小英说：“我和农户们商量了，联合成立了一个加工合作社！为了感谢你，我要送给你一份礼物！”卢小英高兴地说：“可我们有纪律啊，不收任何礼的！”冬妞说：“看一眼总可以吧！”郭海掏出一张纸，卢小英一看，哇！这是一份正式合同，连锁超市决定和郭海正式合作，对方投了五十万资金，议定年加工值几百万元，一条脱贫的路铺开了。

其实，冬妞和郭海相恋很久了。卢小英恍然大悟，对冬妞母女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你们用的是激将法，是怕我和过去一样，扶懒不扶勤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

洗眼

□老 时

吕玉海部队转业后，在一所中学当后勤。这一年学校扩建，要新建一幢教学楼。校长把这一重大项目交由吕玉海全权负责，要他严格把关，不能出半点纰漏。

被委以重任，吕玉海下定决心，全力以赴。第一步，就是公开招标施工单位。经过层层筛选，他最终拟定了两家，一是本土的城建二局，另一家是外县的建筑单位。这两家资质差不多，到底该选哪一家呢？

这天，吕玉海在案前反复比较竞标材料，同事余友昌推门进来了，见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余友昌打趣说："怎么，建筑单位还没选定？"

吕玉海苦笑了一下："为这事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……"

余友昌听了，道："这事不急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"说着，他拉起吕玉海就往外走。

两人出了校门，上了一辆出租车，余友昌让司机往县城方向开。要开那么远？吕玉海一头雾水，余友昌却笑而不语。半个钟头后，出租车停下来，余友昌领着吕玉海走入一条巷道，到了一处小院。吕玉海抬眼一瞧，哑然失笑，门边上搁一块牌子，上面歪歪斜斜写了几个

字：理发五元。

余友昌推门走进院子，一个老者闻声出门迎接：“二位，往里请！”老者姓宋，年届七十，却身板硬朗，声如洪钟，吕玉海暗自称奇。余友昌似乎是常客，宋师傅与他打过招呼后，才把目光投向吕玉海。余友昌介绍道：“我的同事，小吕，最近睡不好，想过来打个盹。”

宋师傅把他们领进后院一间屋子。这是一间理发室，摆放着一些老旧的理发物件，木制椅子，手动推子，宽边的铜盆，乌黑锃亮的荡刀布，还有大小不一、奇形怪状的各式刀具，吕玉海都未曾见过。

吕玉海坐下理发，宋师傅一上手，吕玉海就知道遇到高人了，手法娴熟自不必说，单就那手动推子发出的“吱吱呀呀”的声音，宛如动人的旋律，让人受用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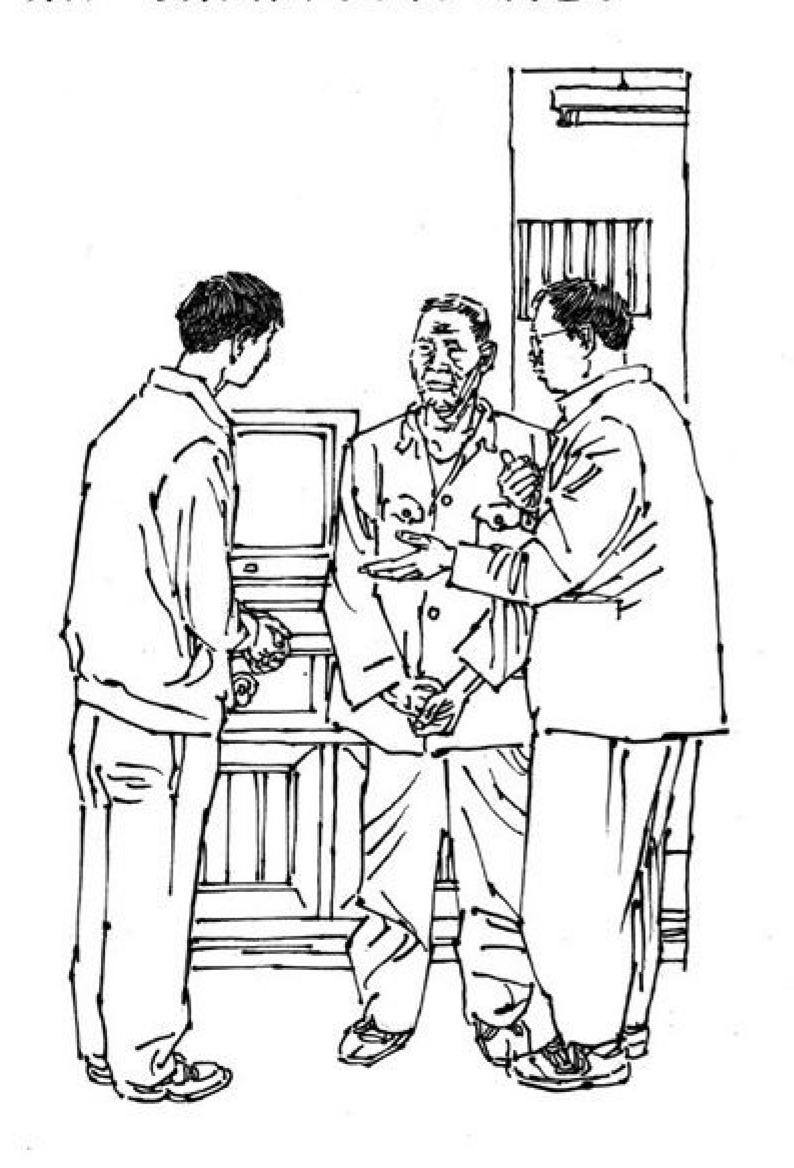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洗头，光面。木制椅子看起来笨重，却好用，吕玉海被仰面放倒在椅子上，随后一块热毛巾敷在脸上，吕玉海惬意地闭上眼，任由宋师傅在身上揉、捏、掐、捶，不觉间，就进入梦乡……

吕玉海舒舒服服地睡了三个多小时，醒来后，神清气爽地来到前院，见到宋师傅，难为情地说：“宋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在你这儿睡了一觉。”宋师傅“哈哈”大笑：“说哪儿的话，进门时不就说要打个盹吗？你要是不睡，我这手艺不就糊弄人了吗？”

“手艺？不是理发吗？”

宋师傅得意地说道：“理发的内容可多了，剃头，刮脸，修须，采耳，刚才叫‘放睡’，也是其中的一项。”吕玉海听了，连连竖起大拇指。两人聊了好一会儿，余友昌从外面回来了，吕玉海便与他一起跟宋师傅告辞。

回去的路上，余友昌说，刚才吕玉海睡着的时候，自己替他去城建二局跑了一趟，做了一番实地考察，考察结果挺令人满意。



吕玉海听着听着，警觉地望着余友昌不说话。余友昌看穿了他的心思，笑笑道："你可别误会，我可没什么私心啊，我就是想反正也是闲着，不如来个突击考察，突击最能看到真相嘛！"

吕玉海的表情似乎还没有松懈下来，余友昌收起笑容，认真地说道："小吕，实话跟你说，当初校长有意让我负责校建工程的，可我拒绝了，并向校长推荐了你。我想，咱俩平时关系不错，你又是刚来单位的，也需要一个表现的机会。"

第二天回了学校，耿直的吕玉海就去找校长问了这事，没想到得知余友昌说的并不假。这下，吕玉海心里暖融融的，连连怪自己是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。当天下午，他就去向余友昌道了歉，并欣然接受了余友昌关于选择城建二局的建议。本来嘛，吕玉海也打算选城建二局的，一来本县的单位合作较方便；二来从材料上看，城建二局确实不错，所以这结果也算顺理成章。

几天后，吕玉海在办公室整理着签约合同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接起来一听，竟是宋师傅。

宋师傅道："小吕，有时间吗？上次跟你提及理发的手艺，我还有个绝活，要不要来试试？"

吕玉海心里一喜，想着反正竞标的事已基本搞定，忙了几天也确实有点累，他很乐意去宋师傅那儿再放松放松。

傍晚，吕玉海又到了宋师傅的小院，宋师傅二话不说，让他在椅子上躺平，并拿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小刀，开始消毒。吕玉海见了，猛地一激灵："宋、宋师傅、您这是……"宋师傅神秘地一笑，说："听过'刀锋洗眼'没？"

刀锋能洗眼？真是又稀奇又刺激！看着宋师傅认真的样子，吕玉海索性豁出去了，把眼睛一闭，摆出一副要杀要剐随你的架势。

宋师傅轻轻撩开吕玉海的眼皮，跟着一把明晃晃的长条形小刀从眼角进入眼睛，紧贴着眼球游走，几个来回之后，小刀换成一根火柴棒粗细的圆棒，在眼里一点点地移动，似乎在往外驱赶眼里的污垢。

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时间，吕玉海大气都不敢出。两只眼睛洗完，吕玉海泪流满面，他起身擦干泪水，四处张望，顿时感觉眼睛明亮了许多，神清目爽，没有一点不适。

吕玉海不由对宋师傅赞不绝口。宋师傅似乎赞誉听多了，神情淡然，自顾自地收拾着工具，嘴里随口问道："上次聊天时，你说起



忙着竞标的项目，事情都办妥了吗？”

一提这事，吕玉海心里就一阵感慨，他把余友昌对自己如何义气的事,跟宋师傅说了。宋师傅听了，倒没言语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吕玉海掏出钱包,准备付报酬，宋师傅却摆摆手，道：“不用付钱，不光这次不用，以后再来洗眼都不用付钱。”

吕玉海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宋师傅淡然一笑：“‘洗眼’是我的保留绝活儿，年纪大了，我只给为数不多的人洗眼，老余便是其中之一。我这儿也有个规矩，洗眼人数只减不增，若想让我给别人洗眼,自己就得把名额让出来。对了，老余的名额也是别人让给他的。”

吕玉海好奇地问：“是谁？”

宋师傅若有深意地说：“说是城建二局的李经理，老余跟你提过吗……”

从宋师傅那儿出来，吕玉海心事重重，他连夜翻查了余友昌的家庭背景，一查，他心一沉，宋师傅嘴里那位城建二局的李经理，正是余友昌的二姐夫。

接下来的一周，吕玉海推翻了先前的决定，重新研究起两家的竞标材料，还不辞辛苦地对两家建筑单位进行了明察暗访，发现了城建二局的诸多问题，最终，他选定了外地的那家建筑公司。

只是让吕玉海有些奇怪的是，这些天，余友昌并没有再来找他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当初余友昌有心让二姐夫的公司承包学校的建筑项目，自己好从中牟利，但他又担心一旦项目出了问题，自己的身份被揭发，免不了受到牵连。于是，他便推荐了老实的吕玉海接下这个活儿。他想着，只要自己对吕玉海示好，促成吕玉海选择与城建二局的合作，那就大功告成了。哪想，那天宋师傅在和吕玉海的聊天中，听出了端倪，也把余友昌打的那些小算盘琢磨出了个七七八八。后来，宋师傅有意请吕玉海去洗眼，就是想给他提个醒。

而余友昌呢，原本正为自己的计谋得逞而得意，正打算去宋师傅那儿享受一下洗眼的服务，哪知宋师傅却对他闭门不见，还说洗眼的名额早已让给了别人。

也不知是不是心虚了，余友昌心里一思量,就没再去找过宋师傅，也没再去找过吕玉海，因为他好像也猜到,竞标的事,八成也黄了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

牛人杀牛

□ 张国心

有个“牛人”，真实名字叫牛精，常年以杀牛为业。说他“牛”是因为他“眼毒手辣”，只要他对着牛看一眼，再用手摸一下牛屁股，就知道这牛有多少斤，能出多少肉，能赚多少钱，误差绝对不会超过百分之一。他杀牛的本领更是牛，不用帮手，双手单刀，一头活蹦乱跳的大牛交给他，转眼间就骨肉分离，汤水两清。

这天，牛人花了6800元，在牛市上买了一头花脸牛，按他的估算，能赚不少钱，美得他血压都明显升高了。回到家后，他把牛拴在木桩上，进屋就喝起了酒，两杯酒下肚，迷迷糊糊，一眯眼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半夜时，那花脸牛也许是过于饥渴了，挣断了缰绳，溜出了牛人的家门。它人生地不熟，不知不觉就走进了一个院子，见墙角有一口地缸，就把头伸了进去。地缸里装的是这家人新做好的一缸大酱，牛很喜欢吃大酱，花脸牛暴饮暴食，连干带稀，一股脑把一缸大酱吃了个精光。不料花脸牛因摄入食盐过量中毒了，白眼珠子一翻，四腿一蹬，死在了“作案现场”。

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马智，早晨，他一开门，见一头老牛死在院子里，一缸大酱无影无踪。正一头雾水，牛人找上门来，这个念了

一辈子“牛经”的精明人，一看就明白了咋回事，这事明显是牛的不对，可牛人的思维方式就是与众不同，他对马智说：“这牛是我花6800元钱刚买回来的，被你家的大酱药死了，你得赔我。”

马智一听气不打一处来，说：“胡说八道，强词夺理，荒谬至极，你家的牛偷吃了我家的大酱，是因为你没有看管好，过错全在你，我还没说让你赔大酱钱呢，还好意思说赔你老牛？”

牛人不温不火地说：“咱们一码归一码，大酱我可以赔你，牛是吃了你家大酱死的，理应照价赔我。”

马智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牛人的主张。牛人就是牛人，仍不温不火，他扎了两个花圈立在死牛身边，搬来一台播放机，轮番放着哀乐，又买了一捆黄纸，跪在死牛跟前烧，一边烧一边叨咕：“花脸牛啊花脸牛，你死得好可怜啊，你一路走好啊……”弄得和死人发丧一样，这样一折腾就是一天。

马智家就老两口，都上了岁数，老实巴交，身单力薄，和浑身肥肉、老谋深算的牛人相比，明显是弱势群体。几百斤重的死牛他们搬不动，挪不了，炎热的天气，眼看着死牛肚子越鼓越大，真要是腐烂发臭就更闹心了；再说了，牛人赖在门口办“丧事”，也实在不吉利。被欺负得没辙了，就只能妥协了，马智和牛人开始谈判，他说：“你家的牛死了，我也很伤心，我同意赔偿你，只是这死牛怎么办？我也没力量去做无公害化处理。”

牛人一听乐了，说：“我可以收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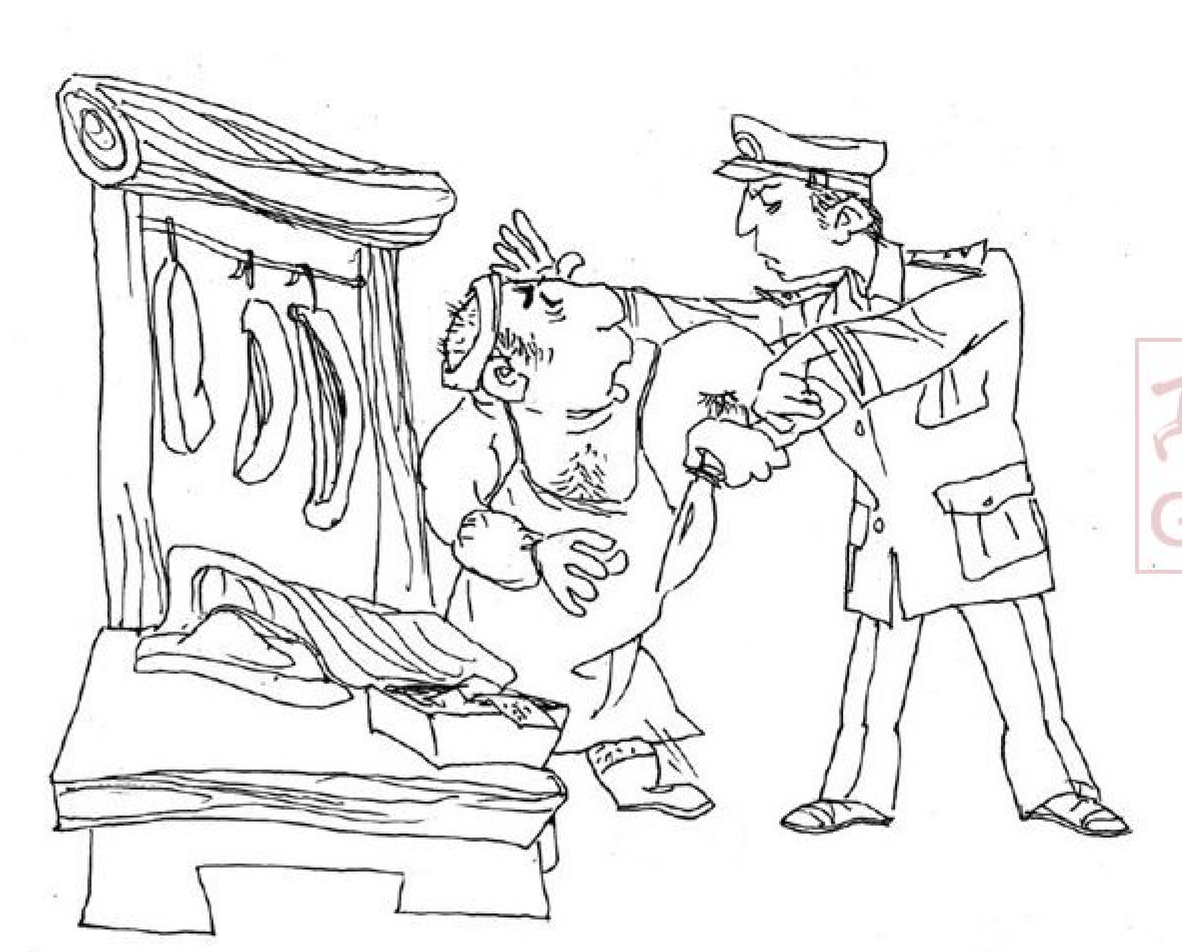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马智赔偿牛人6800元，死牛作了价，被牛人回收，再去掉牛人赔马智一缸大酱的钱，马智实赔牛人4800元。这听似天方夜谭，可双方却“无异议”，达成了共识。这样一算，牛人买的这头牛实际只花了2000元，至于是死牛还是活牛，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，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便宜，牛人心里乐开了花。他接过了厚厚一叠钞票，立刻把死牛弄回了家，扒皮开膛，掏肠剔骨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收拾得利利索索。因为牛死了太长时间，牛肉散发出异味，不过这点小问题根本难不住牛人，他找来了一包药面，兑了一大盆水，把牛肉统统洗了一遍。神了，洗过之后的牛肉异味全无，脱胎换骨。

没用多长时间，牛人就把死牛肉摆到了市场里的摊位上，他放开喉咙吆喝起来："本地草牛，无污染无药害，绿色食品，现杀现卖，低脂肪高蛋白，儿童吃了益智补钙，老人吃了预防痴呆……"牛人的叫卖果然起了作用，很多人闻声围了过去，但也叫来了一伙穿制服的人。这一年县里加大了食品安全监管力度，这伙人是由工商、防疫、卫生等部门组成的检查组，在农贸市场里神出鬼没，令一些不法商贩心神不安。牛人一见这些人就慌了神，想要把死牛肉藏起来，可来不及了，检查组的人已经站在了他面前，为首的人问道："你的牛肉怎么这样红？"

牛人随机应变道："瘦肉型牛，新品种，你问为什么这样红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红。"

"不对，这不正常，牛肉全部没收，待进一步检测后再作处理。"

牛人"据理力争"，哭天喊地，趴在死牛肉上，摆出一副与其同生共死的架势，但这根本不管用，于是他情绪愈发激动，拿起杀牛刀晃来晃去，不让检查组的人靠近，刀尖还划破了一个"工商"的衣服，一起正常的食品安全检查事件，却升级成了刑事治安案件。接到报警后，派出所所长带着公安民警火速赶到，控制住了牛人，把他带到了派出所。时间不长，检查组就拿出了检测结果：非正常屠宰，氯化钠中毒死亡，菌群超标。死牛肉全部没收，作无公害化处理，工商罚款20000元，治安罚款500元。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这一回牛人算是栽大了。



但是这一点罚款对牛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，他怕节外生枝再摊大事，就痛痛快快地交了罚款，心里却铆足了劲，哪里摔倒就在哪里





爬起来，日后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损失补回来。

派出所所长姓季，他让牛人在罚款收据上签字，说："签完字你就可以走了。"牛人盼着早早离开这个"是非之地"，大笔一挥，写下了自己的大名。季所长拿过罚款收据看了看，又递过来一张纸，说："把你的名字再写三遍。"

牛人心想，是不是季所长看我的字写得太好了，要当墨宝收藏？他不假思索，酣畅淋漓地又把名字写了三遍，说："我可以走了吧？"没想到季所长十分认真地看了一会儿，说："这回，你还真的不能走了。"

牛人义愤填膺，大声抗议道："你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，知法犯法，任性执法，我要告你去！"可无济于事，他竟然被拘留了。

其实事出有因，原来两年前附近乡下发生过一桩奇葩的耕牛盗窃案，说它奇葩，是因为盗贼太猖狂了，也太有才了。受害人用一条铁链，把牛粗壮的犄角锁上，本以为万无一失，盗牛贼却技高一筹，没有费力去破解"铁将军"，而是就地宰杀，把牛肉全部拿走，却把牛头留给了失主，那贼还心血来潮，学着《水浒》里宋公明浔阳楼题反诗，蘸着牛血，在牛棚的墙壁上题诗一首："你忙乎一年，我忙乎一宿，牛肉我拿去卖钱，牛头留给你下酒。"因为盗贼作案手段娴熟巧妙，没留下更多的蛛丝马迹，案子至今没破。

这事一直在季所长的心里挂着，特别是"题诗"里的两个"牛"字，最后一笔别出心裁地来了一勾，他记得特别清晰，今天他看到牛人签字时"牛"字也是这样写的，就心里一亮。他找出了当年案发现场的照片一对照，字体果然一样，经过审问，证据确凿，牛人不得不低头认罪。一个作案多起、隐藏很深的盗牛贼被挖了出来，也算为民除了一害。

几天后，马智来到了县里，领了5000元的举报奖金，因为县里张贴过公告，严厉打击售卖有害有毒农副产品的不法行为，对举报人员给予最高5000元的奖励。马智知道牛人经常低价收购一些死牛病马，"处理"后冒充好肉售卖，他灵机一动，这才同意了4800元的赔偿数额，然后又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。至于又牵出了什么盗牛大案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事……

（**发稿编辑**：姚自豪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潘胜奎）





惹祸的游戏

□ 云川纵

莫小悠的男友姜彬是名校毕业的硕士，收入高，长相好，家境也不错。她第一次带男友回家见父母亲戚，全家都说好，只有姑父不太赞同。莫小悠私底下问姑父原因，姑父挠挠头，说："他吃菜不顾人，拿筷子在菜里翻来翻去，只挑自己喜欢的吃。"

这算啥理由？莫小悠没把姑父的话当一回事。没多久，就迎来了小两口的婚礼。

然而婚后不到三个月，莫小悠就伤心了，为什么，因为姜彬的游戏瘾实在太大。

姜彬不花天酒地，却痴迷游戏。以前不在一起生活，根本感觉不到，如今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两人很快就出了问题。姜彬六点下班，常常直奔网吧，晚上十一点才回家，到家后有时还会和网友聊天。等他上床后，莫小悠早就睡着了。

莫小悠婚前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娇女，却愣是在婚后练出一手的好厨艺。本来信心满满地要在丈夫面前露一手，却不想自蜜月过后，姜彬竟是一次都没回家吃过晚饭。每每都是莫小悠下班后，心急火燎地赶回家，精心烹饪一桌好菜，在





电话的忙音或提示关机的声音中，任由饭菜冷掉，然后自己一个人默默和着眼泪吞下冷饭。

时间一久，莫小悠试着注册了一个游戏账号，去游戏里喊人吃饭。一开始，姜彬觉得新鲜，还会很温柔地跟她语音："媳妇儿，我吃过啦！你自己吃吧。"但次数一多，姜彬就烦了，每次都假装看不到。

矛盾的突然爆发，则是在某晚姜彬跟人组队打怪的时候。姜彬正厮杀得投入，莫小悠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就跟姜彬联系："你还没打完么？饭菜都凉了。"反复发了几遍，姜彬都没回。

莫小悠急了，看着慢慢凝了一层油膜的排骨，她购买了游戏中的道具"大喇叭"，在整个游戏区对姜彬喊话。

十分钟后，姜彬连了语音，冲莫小悠大吼："你有病啊？都说了不吃不吃！我们打怪打输了，气死我了，你还全区喊话，让整个游戏区都知道，嫌不够丢人是吧？你咋不去大街上喊呢？"

莫小悠眼泪"刷"地下来了，她委屈地啜泣："我做了排骨，可好吃了，你、你快回来吧……"

姜彬一通大吼："你自己吃！吃成胖子得了！"这晚，莫小悠哭着入睡，姜彬一赌气，在网吧通宵了。等第二天再进游戏区，莫小悠发现，姜彬已经将她拉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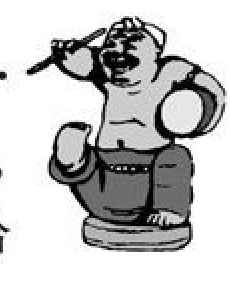
小两口进入了"冷战"，姜彬在家的时间更少了。这个周末，莫小悠一个人在家，百无聊赖地上网闲逛，忽然看到一个帖子，标题是《孩子沉迷电脑游戏怎么办？我们来帮你》。点进去一看，原来是专门封他人游戏账号的网店在做广告，价格实惠，一次可封三年！

封号这事，莫小悠听姜彬说起过。一些违反游戏规则的玩家，会被系统封禁账号，在一定期限内禁止进入游戏，是相当严重的惩罚。但利用黑客技术封他人的号，莫小悠还是第一次知道。

莫小悠找到这家网店，把姜彬的游戏账号发了过去。她想过，姜彬一旦发现，一定会大发雷霆，但她决定赌一把，总比现在独守空闺好。

在坐立不安的等待中，一个多小时后，客服找她报告成果："圆满完成任务！不过妹子，你够狠，一百多级的高级号啊！友情提示，为了你日后的安全，嘴巴严实点。"

莫小悠松了一口气，又有点忐忑，心虚的她做了一桌好菜，全是



姜彬爱吃的。

这不，刚过八点，姜彬就回来了，一屁股坐沙发上生起了闷气。莫小悠假装诧异地问道：“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？”

姜彬大倒苦水：“别提了！不知哪个缺德的，盗了我的号，各种违规操作，号被封了！”

莫小悠试探着问：“一般盗号的，不都是偷装备吗？”

姜彬挥挥手，一副挫败样儿：“估计是游戏里的仇人，报复我！”

见他自己找好了原因，莫小悠的心顿时落回了肚子里，招呼道：“反正都回来了，快别想游戏的事儿了，赶紧洗手吃饭！”

姜彬探头一看厨房，吃惊地道：“媳妇儿，你怎么做这么多菜？”

莫小悠眼圈顿时红了，半真半假地哽咽：“我本来想，做桌好菜大吃一顿，在我吃完之前，你要还不回家，我就收拾东西回娘家……”

姜彬脸上浮现出愧色，一把搂住莫小悠，忙不迭地许诺：“是我不好……忽略你了。以后，我天天陪你吃晚饭！”

这一晚，是莫小悠婚后过得最舒心的一晚，姜彬细致地为她剔鱼刺，为她盛汤，一如恋爱时那般温柔周到。

不久后的一天晚上，姜彬让莫小悠帮他上网挑选给公婆的衣服，忽然，姜彬笑道：“来，让我看看老婆大人平时都买了什么。”等到订单页面打开后，莫小悠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“封号”的交易记录还挂着呢！

莫小悠想去阻止，已经晚了。姜彬死死地盯着交易日期，转过头来，冲莫小悠大吼：“原来是你找人封我的号！我说谁那么缺德！”

莫小悠手足无措地解释道：“你一直不回家吃晚饭，还整天吃泡面，






人都瘦了……”

姜彬拽着莫小悠的衣领咆哮：“要你管？”姜彬一把推开莫小悠，狰狞地笑道：“你知道我这号值多少钱？光是那些极品游戏装备，就值上百万！”

莫小悠呆住了，接着怒不可遏，高声喊道：“上百万？你有钱买游戏装备，没钱付房子全款？房子首付是爸妈垫的，咱们还要还贷，你还好意思花那么多钱买装备？”

姜彬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两个人的房子，凭什么要我一个人买？”

要知道，婚房的首付是姜彬父母出的，家具是莫小悠和父母一起买的，房贷则是莫小悠跟姜彬共同担负的。如此算下来，姜彬竟是为这个家付出最少的那个人。

莫小悠难以置信地看了这个男人一眼，收拾收拾跑回了娘家。莫小悠在家哭了个昏天黑地，她爸当场撸了袖子要去揍人，被闻讯赶来的姑父劝住了。

第二天，莫小悠平复了情绪，问姑父：“姑父，当初大家都看好我和姜彬，怎么就您反对呢？光看他吃菜，真能看出他的人品？”

姑父叹气道：“悠悠，你是不是从没算过姜彬的收支？”

莫小悠茫然地摇摇头。

姑父找了纸笔给她算，姜彬名校毕业，一毕业就进了大公司，工资起点就很高。工作一年之后，工资还会逐年递增，加上年终奖金等各项收入，等到他跟莫小悠谈婚论嫁时，以他的个人积蓄，付个四十万的房子首付并不困难。但事实上，房子的首付姜彬一分钱都没出，那他的钱去哪里了？

莫小悠愣住了，她是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姑父又摇头道：“不止这点。他吃菜不顾人，是家教问题。这种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，说明父母对他很溺爱，让他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你让他怎么去考虑你这个做妻子的感受？”

莫小悠仔细想想，好像还真是这样。姜彬当初追自己的时候保持绅士风度，追到手了，就一次次忽视莫小悠为他的付出。

姑父拍拍莫小悠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你俩现在的矛盾，表面上是游戏惹出的祸，可从根子里讲，是彼此了解还不够透彻。悠悠，他不是纯粹爱玩，他是自私啊！”

莫小悠头一次认真思考，这桩看起来门当户对、美满相配的婚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合适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张恩卫）



赌命

□ 王乃飞



这一票干定了

抗战时期，青龙山有帮土匪，有上百号人、几十杆枪，大寨主叫龙庆。这龙庆虽是土匪，却爱讲义气，说话算话，一诺千金。

这一天有弟兄来报，山下开来一辆日本兵的运输车。龙庆心想，日本兵烧杀抢掠，没少干坏事，现在这帮家伙到家门口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。他站起来道：“弟兄们，这一票咱干了。”

二寨主二锁却说：“大哥，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，连政府都干不过他们，咱还是别招惹为好。”

龙庆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老二，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？我正想着跟他们算账呢！这一票干定了。”

龙庆说干，可不是蛮干。他让弟兄们在一个叫龙嘴口的地方设了埋伏。龙嘴口是出山的必经之路，又是山里最陡峭的一段路。埋伏好不长时间，就有一辆大卡车慢慢地驶了过来。

龙庆在暗处瞄准了卡车司机，随着一声枪响，卡车晃了两晃，翻进了山沟里。车里还有几个没摔死的日本兵露出头来开枪，龙庆他们居高临下，几枪就把对方给解决了。

龙庆让弟兄们下去拿东西。弟兄们掀开裹着的帆布，看到车里都是些枪支弹药，还有几门小炮。这时候有弟兄发现，车里还有两个人活着。等砸开驾驶室，把那两个人弄上来，才知道一个是日本人，看穿戴，头衔还不小；另一个却是戴着眼镜的中国人。

中国人哆嗦着说，日本人是山田大佐，而他是山田的翻译官。这两个人该怎么处理呢？按弟兄们的意见，把他们都杀了算了，龙庆却说："现在他们手无寸铁，杀了他们不仗义，让他们赌命吧。"

龙庆说的赌命，是山寨里最严厉的处罚，就是在受罚的人面前放两把手枪，一把里有子弹，一把里没子弹，让对方选一把，在脑门上放一枪。如果选了有子弹的，不用说，当场毙命。选了没子弹的，说明他命不该死，就还他自由。

龙庆一声令下，山田大佐和翻译官面前都放了两把枪。翻译官手哆嗦得都拿不起枪来了，但他最终还是选了一把，枪口对准脑门，"砰"的一声，翻译官命丧当场。山田显得比翻译官镇定了许多，仔细把那两把枪放在手里掂量着，最后选了一把，对准脑门，一闭眼一扣扳机，只听"咔嚓"一下，却是空枪。

这下大家犯难了，他们劫了日本人的车，再放这个日本人走，不就走漏风声了吗？可龙庆一摆手，说："我们要讲信用，既然人家命不该绝，就得放人。"

大寨主发话了，谁也不敢违背，只好让山田离开了山寨。

来了俩送命的

龙庆劫了日本人的军火车，山寨一下子鸟枪换炮，弟兄们手里都有了新式武器，队伍也壮大了不少。

几天后，有弟兄来报，山下有个张旅长求见。龙庆知道，这个张旅长是国民党军队的旅长，半年前曾来招安，可自己在山里自在惯了，不想受约束，就没去。

龙庆正要发话，又有弟兄来报，八路军武工队的陆桥陆队长求见。

龙庆从没见过什么陆队长，他心想：这些人的鼻子可真灵呀，我刚得了东西，他们就闻着味来了。他不由得自言自语："又来了俩送命的。"于是吩咐下去："想要见我，得先过了'赌命'这一关。"

龙庆吩咐完，就躲到一边看。只见聚义厅外，张旅长军装笔挺，手下还有几个随从。而另一方只来了一个人，衣服也不讲究，想来就是武工队的陆队长了。



两个弟兄把放着枪的托盘摆到两人面前。张旅长看看那两把枪，踌躇片刻，回身就走了。陆队长看了一眼托盘，拿起一把枪来，在手里掂了一下，放下后又拿起另一把，几次掂量后，他突然举起一把枪，对准脑门扣动扳机，却放了空枪。

一直在暗中观看的龙庆不禁说："好，有种！"忙吩咐手下请陆队长进来。

陆队长进了大厅，龙庆故意说："不知陆队长到来，有何贵干？"

陆桥开门见山地说："几天前，龙寨主可曾劫下一批军火？"

龙庆心想，果然是冲这个来的，就说："不假，小日本的车是我劫了。"陆桥接着说："不瞒你说，那批军火我们也想劫，不料山田用声东击西的办法，临时改走山道，结果我们劫了辆假弹药车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真车被你们劫下了。"

龙庆一听，原来如此。陆桥又说："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是为了借枪而来。"

龙庆笑道："陆队长要借枪，就得拿出点真本事来。"说完一挥手，过来三个弟兄，都是光头，每人头上都顶着一个碗，碗里盛满了水。龙庆要求陆桥转过身走出十步，在一回头之际，连放三枪，每一枪都要把碗打翻，还不能伤着人。

龙庆这一招也够狠的，要知道顶着碗的可是脑袋呀，要是子弹稍一偏，伤着人了，那借枪的事也就别提了。

陆桥却接受了。他拿过枪来，向前猛走十步，一回身，举起枪来就打，只听到"啪啪啪"三声响，三个碗应声落地，三个光头却丝毫没伤着，只是有些水洒在头上。

这枪法太绝了！龙庆说："陆队长果然厉害，这枪我借了。明天你让几个人来抬就是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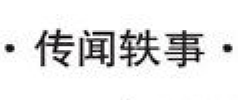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其他弟兄们却不干了，有的说："不能让他借我们的枪，要是让武工队壮大了，对我们不利呀！"

龙庆把眼一瞪，说："你们懂个屁！陆队长他们是为了抗日，枪口对着的是敌人，又不是跟我们争山头。"

第二天，武工队的人进山，龙庆果然拿出几箱子弹，几十把手枪，还有一些步枪和重机枪，都让他们抬下了山。

命是自己的

借枪之后，再也没人到山里来打扰，可半年后，山寨却出了怪事。



寨里隔一段时间就要派弟兄到山下买粮。这一次，有十几个弟兄到山下买粮，却一去不回。再派一批人去接，却只有一个弟兄满脸是血地跑回来，说中了日本兵的埋伏，其他人都死了。龙庆心里嘀咕，怎么那么巧，弟兄们一下山，敌人就在半路上截，山上一定有奸细。

几天后，龙庆又派人下山买粮，却在暗中观察，结果发现，是二寨主二锁在偷偷向山下报信。龙庆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最信任的弟兄干了这事，马上把二锁抓起来。

二锁很快就全招了。原来二锁好色，经常到山下的妓院去，就被山田盯上了。山田对二锁软硬兼施，说只要他帮着把青龙山攻下，便扶他做青龙山的大寨主。二锁动心了，这次下山买粮，二锁派的都是龙庆的心腹，再让日本兵在半路上消灭掉，就是想削弱龙庆的力量……

龙庆听罢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弟兄们都说把二锁处死，龙庆沉吟了一下，说："还是按老规矩，叫他赌命。"

很快，两把枪放在了二锁面前，二锁犹豫了半天，突然双枪并举，向龙庆扣动扳机，可没想到，两支枪都放了哑枪。二锁马上跪在地上求饶，龙庆叹道："二锁，我念及多年的兄弟情分，本想放你一条生路，所以两把枪里都没放子弹，哪想你已丧尽天良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"说罢，掏出枪来就结果了二锁的性命。

这时，有弟兄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说："大哥，不好了，日本兵上山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！"

龙庆吃了一惊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见一个日本军官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对龙庆说："大寨主，还认识我吗？"

龙庆一看，来人正是山田大佐。

原来，山田上次捡了条命，一直对龙庆恨之入骨，可龙庆有了武器，硬攻的话损失太大。山下又有武工队捣乱，山田分身乏术，所以拖到现在才对青龙山下手。

山田冷笑着对龙庆说："现在你只有两条路。一条是归顺我大日本帝国，我念你是条汉子，保证给你个官做做。"

龙庆重重地"呸"了一声。山田说："好，既然你想死，我就让你体面地去死，今天我也让你赌命。"一个日本兵拿来了两把枪。龙庆沉吟了一下，一闭眼，猛地把那两把枪都拿起来，放在自己脑门上，说："我对不起弟兄们，就是



侥幸活下来，又有何脸面下山……”

就在龙庆要扣扳机的一刹那，有一个声音喊道：“龙寨主，命是自己的，跟敌人赌命，不值得！”

一颗子弹的重量

龙庆睁开眼，大厅里响起枪声，只见几十个武工队闯了进来，为首的就是半年前借枪的武工队长陆桥。龙庆见此情形，还赌什么命呀，将那两把枪瞄准山田，扣动了扳机。不料两把枪同时响了，山田身中两弹，倒在地上死了。原来山田说是让龙庆赌命，却怕他不死，于是在两把枪里都放了子弹。

在武工队的帮助下，上山的日本兵都被打死了。龙庆再三感谢陆桥，陆桥却说：“半年前要不是你借我枪，说不定我们的队伍就散了，这点事又算什么？”

龙庆突然想起个事来，就问陆桥：“你第一次上山，我要你赌命，那个张旅长看到两把枪就吓跑了，你为什么能从容赌命呢？”

陆桥笑道：“我有一个绝招，能掂出一颗子弹的重量。”

陆桥说，当初武工队最缺少的就是枪支子弹，每回行动，每个人发几颗子弹都是有数的，不到关键时刻不能放枪，所以他能掂出一颗子弹的重量。龙庆让他赌命，他就仔细掂量了两把枪的分量，判断出哪把有子弹，哪把是空枪。这事说起来简单，但一颗子弹在枪里能占多大分量？万一掂错了呢？这可是拿命当赌注呀！

龙庆很感动，武工队条件这么恶劣，还能坚持抗日，而自己却躲在山里享清闲……后来，龙庆领着弟兄们跟着八路军、武工队参加了抗日。他在战场上英勇作战，几次立功，最后成了团长。

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　颖）





爸爸，抱抱

□ 岳治国

老曹是养老院的一名护工，主要护理治疗室里输液的养老人员。

一天，治疗室送来一个智障女子。输完液，老曹给她打了饭，放到她的床头。就在老曹转身想走时，那女子轻轻说了句:“爸爸，抱抱！”

老曹愣住了，转过身，弯下腰去，抱了抱病床上的她。

放下女子的刹那，老曹看到她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自此，每天老曹去给女子送饭，她都会喃喃地说：“爸爸，抱抱！”每次，老曹都会抱一下她。

这天下午，老曹上洗手间，在走廊拐角遇到了几个正在聊天的女护工。看到老曹，她们笑了起来，其中一个人捏着嗓子模仿着智障女子的声调：“爸爸，抱抱！”

另一个护工大笑着，伸开双臂弯了下腰：“好，抱抱！”

表演完后，她们望着老曹笑个不停。老曹微微地笑了笑，随后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走了过去。

谁也没想到，一个月后，那名智障女子去世了，死于糖尿病引起的肾衰竭。

养老院通知了她的村里，大清早村支书便赶到了养老院，协商好了殡葬事宜。在等待殡仪馆车辆的

过程中，人们知道了智障女子的身世：她生下来时，智力便有问题，母亲想要将她抛弃，却被她父亲一次次给拦了下来。后来，她母亲跟着别人跑了，她的父亲独自将她拉扯长大，当她长到四十多岁的时候，她的父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失去了父亲的照顾，她作为五保人员被村里送到了养老院。

殡仪馆的车辆到达养老院后，她被装入棺材抬上了车子。

到了这种时候，仍有一名护工不分场合地与老曹开着玩笑："老曹啊，你'女儿'就要走了，你不去送她？"

老曹听后，弯腰走进屋里，取出一张自己的照片，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，放到了女子的灵柩里，说："想爸爸的时候，爸爸还抱！"

就在这天上午，一群志愿者来到养老院慰问，听说了这件事。志愿者中的两名网站记者见了老曹，要对他进行采访。

面对记者的镜头，老曹哭了。

老曹告诉记者：年轻的时候，他也曾有过一个孩子。老曹是近亲结婚，生的是个智障儿，智障儿八岁时，他领着去赶集，结果走丢了。本以为智障儿丢了，也算是让家里解脱了，没想到妻子竟因此大病了一场，临死都没原谅他丢了孩子的事。因此，看到那些智障者，老曹总会想起被自己弄丢的孩子。他见不得别人取笑或者欺负智障儿，如果院里同意，他想专门照顾院里的智障者。

老曹说完后，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窸窣的声响。

扭过头去，老曹看到身后站了一排女护工，她们的眼圈红红的，眼神里充满了歉意。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题图：豆　薇）

2017年2月(下)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答案：从两个人的话语中推断，是卡莫太太偷了画册。因为她忘了戴眼镜，连自己手中的纸币都看不清楚，又怎么能看清10米以外画册上的书名呢？

思维风暴答案：如图，只需把前一个数的2移动到前方即可：

$$2\frac{1}{3}=\frac{21}{9}$$

超级视觉答案：C，两个女人的身材一模一样，只是脸大的那个看上去会更胖一些，错觉而已。





在东北一些地方，有一种捕鱼的工具，叫“唬子”，形状像网箩……

阿P唬鱼

□ 刘振涛



这天是周日，阿P闲来无事，就去江边溜达。沿江一路走下去，阿P发现捕鱼的人很多，有钓鱼的，有撒网的，还有唬鱼的。

阿P逐一看过去，顿时乐了，那个唬鱼的傻大个姿势笨拙，甩不远不说，抛出去的唬子还没落水就翻个了，他也不管，照样让唬子沉下水，没多一会儿就收绳子，拽唬子上岸，里面一条鱼也没有！

这哪成啊？阿P急得手直痒，网上一句话说得好——“孔子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子给你解决”，他阿P唬鱼可算是行家里手，就算给他一个没鱼的地方，也能刮一层水底的淤泥，弄几只螃蟹出来，眼下这个大个子差劲得很，得帮帮他！

阿P走上前去，自报家门，接着就说起唬鱼经来，听得大个子连连点头，最后，他把唬子连同绳子递给阿P：“大哥，你真厉害，你来帮我做个示范吧。”

这工夫，已经有人围观了，都想看看老手是咋唬鱼的。

阿P当然乐意，他接过唬子放了些鱼饵，后退一步：“兄弟，

看好了，要扎稳马步，扭身……甩胳膊……要大弧度……走！”话音刚落，唬子从阿P的手里脱手而出，划着弧形曲线，落在很远的水面上，慢慢沉入水中……

阿P感觉没丢面子，动作娴熟，堪称完美，加上唬子里放足了鱼饵，自己的力道让唬子落在深水区域，弄不上鱼才怪呢！阿P正洋洋得意，扭头一看，见大家都在奇怪地瞧他，便问大个子："咋啦？哪里做得不对吗？”

大个子傻傻地咽了口唾沫："一会儿你、你咋把唬子拉上来？”

阿P一听顿时大惊失色，刚才为了动作好看，抛得远，他竟没拉住绳子，唬子连同绳子一块儿扔出去了！顿时，阿P面红耳赤，抬头搜索，最末端的绳头还看得见，正随着江流飘荡，离岸边越来越远。阿P急了，眼下最要紧的是找一个工具，把唬子弄上来。他抬头一看，见江堤上有个胖子在用两根鱼竿钓鱼，还有一根鱼竿放在石头上闲着，他立刻冲过去，说明来意。

胖子犹豫了一下："可别给我弄坏了，我这鱼竿贵着呢。”

阿P连连道谢，扛着鱼竿飞奔回来，在绳子消失的位置甩了几次，最后鱼钩一紧，阿P乐了："看你往哪跑！”可是，鱼竿弯了也没拉动，他再一用力，绷紧的鱼线突然一松，他快速收线，线轴摇着摇着，阿P变了脸色，别说线了，就连线上的几个鱼钩都没了！

这时，胖子不放心，也来了，他看到鱼线飘荡在空中，脸色难看地拍了拍阿P的肩膀，说："哥们，你知道我上面四个鱼钩值多少钱吗？都是进口的啊，每个200块，就被你这么几下……你说咋办？”

阿P傻了眼，那个甩丢的唬子没几个钱，10块、8块市场上有的是，可胖子这鱼钩……阿P正在犯难，胖子掏出一张纸递给阿P："看仔细喽，昨天刚在渔具店买的，这是买鱼钩的发票！”

本来就心虚，见到白纸黑字，阿P彻底吓傻了，他口袋里只有50块钱，是小兰给的半月零花钱，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阿P用身份证做抵押，再三说明天带钱赎回身份证，胖子无奈，只能这样了。

阿P恼火地看着江面，都是那个唬子惹的祸，非把它捞上来不可，他得拿这个唬子跟小兰交代"犯罪”经过，不然小兰绝不会替他还债的。想到这里，阿P哀求胖子再借一下鱼竿，他在鱼线上系了块小



石头甩了出去，费了好大的劲，那个唬子的绳子总算被捞上来了。

唬子刚出水面，就听见“噼里啪啦”的，浪花声很响，脸盆大小的唬子里，居然装了一半的鱼，足有五六斤！阿P乐了，拿过大个子的塑料袋倒了进去，人们争相观看……

看完鱼，胖子紧张地拉住阿P，把身份证递给他：“你的身份证我不要了，只要你把鱼给我，咱就两清了，你看咋样？”

阿P吃惊了，往多了算，这鱼每斤市场价4块钱，五斤才20块，他肯抹掉四个鱼钩800块钱？

见阿P不相信，胖子竟把身份证塞进阿P口袋里，扒拉开人群，拎起那袋鱼就要走。阿P说不出哪里不对劲，但直觉就是不对劲，他一把拉住胖子：“我现在可是左脑全是水，右脑全是面粉，不动便罢了，一动全是糨糊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这是唱的哪出？”说着，他把鱼袋子夺了过来。

胖子无奈，只好说，里面有一条巴掌大小的中华鲟，他只买那一条！阿P吃了一惊，打开袋子扒拉着：“真的假的？是哪条啊？”

胖子一指：“这条就是，刚才我一眼就瞧见了，给个痛快话，行不行？”

阿P脖子一梗，说啥也不给了。

胖子一把抢过袋子，说，这唬子是大个子的，唬到的鱼自然也是他的。阿P一听，问大个子这鱼到底是谁的，没想到大个子看了看两人，转身从胖子手中夺过袋子，说：“鱼是我的！”

人群顿时议论纷纷，说啥的都有。胖子眼睛一亮，要跟大个子交易，出价200块！突然，阿P想起什么，走出人群给小兰打电话，很快，阿P回来了，两人还在谈论价格，他大喊一声：“我出300！”

大个子愣了，看着两人：“这么小的鱼，你俩买它干啥呀？”

胖子说老婆身体不好，买回去给老婆炖汤补身子；而阿P说那是濒危鱼种，买来放生。

大个子犹豫了，不知该卖给谁。

两人一看，顿时竞价起来，一路飙升，最后，阿P喊：“我出800！”胖子也不示弱：“我出1000！”大个子一举手：“800成交，卖给阿P先生了！”

胖子气急败坏地嚷道：“没听清楚？我出的是1000！”

大个子把袋子交给阿P，回头对胖子说：“你出1000不好使，我

就喜欢 800 这个数儿！”

胖子指着大个子，说：“你傻呀？他买回去不是养着玩就是炖着吃了，说放生你就信？那你让他放啊！”

阿 P 见人们都盯着他，便一挺胸脯走到江边，“哗啦”一下，把袋子里的鱼全部倒进江里。

人群安静了一会儿，顿时掌声雷动，为阿 P 喝彩！

胖子见买鱼无望，对大个子说：“你让他给钱啊，看他有没有钱给你！”阿 P 一听，顿时矮了半截，没想到大个子却握住了阿 P 的手：“我早看出你是个好人，钱，我根本没打算要！”



阿 P 很感激，见胖子讪讪要走，拦住他说了个秘密：那条中华鲟很可能不是野生的，因为他想起小兰前几天说过，她有个富婆闺蜜，买来好多挺贵的鱼放生，他打电话回去一问，其中就有养殖的中华鲟，否则，极少面世的野生鲟鱼怎么可能被小小的唬子打捞上来？

胖子一听，有些不明白：“那你还愿意花那么多钱？”

阿 P 自豪地说：“养殖的鱼放到大自然里，产卵后第二代，就有野生的特点了，再过几年都是野生的了，这和东北虎放生是一个道理，我们都要保护的！”

胖子似乎被阿 P 说动了，他拍了拍阿 P 的肩，说：“刚才对不住了，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……”

原来，胖子老婆管钱，为了从老婆手里多抠点钱喝酒，胖子才让渔具店多写了发票金额，鱼钩实际上才十几块钱……

阿 P 一听，顿时轻松地吐出了一口长气，再一看，见大个子拎着唬子走到水边，正要接着唬鱼，他连忙喊道：“我来我来，唬鱼我是行家里手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）



证据易销，人性难改

有个叫黄彦的县令，很善于断案。一天，两个村民为一块土地的所有权吵得不可开交，黄彦接案后，也犯难了。那块土地是新开垦的荒地，没有办理地契，缺少物证；至于人证，也没人说得清这块地究竟是谁开垦出来的。

面对两个争执不下的村民，黄彦灵机一动，厉声说道："别吵了！天下的土地都是皇上一人的，你们谁也不能独占。本官现作如下裁决，将那块地平分，一人一半！"说罢拂袖而去。

其实，黄彦并没有走远，而是躲在内室里偷偷观察外面的情况，他发现两个村民听到裁决后的表现不同：一个怒气冲冲，站在公堂上不肯离去；另一个喜形于色，转身就走。于是，黄彦命衙役将那个先走的村民抓起来，后经进一步审讯，果然是他想硬占别人的土地。

后来，众人都赞黄彦断案如神。黄彦笑道："人皆得利而喜，失利而悲，众人面前尚可隐藏情绪，私下就难抑喜怒哀乐。证据易销，人性难改啊！"

（**作者**：蒋骁飞；**推荐者**：球　宝）



生命等高线

旅程中，我偶然路过一座廊桥，被其古色古香的特质深深吸引，忍不住和坐在桥上的老人攀谈。

聊着聊着，我细细打量起桥上那细致的雕刻。一切都那么美好，却突然被柱子上一条刻痕破坏了心情，那条刻痕和火车站、机场画的那种身高线一模一样。很明显，有人打算在这里收门票。那条线离地大概一米五高，也就是说，超过这个身高的人都得买票。

我气冲冲地问老人："这里的门票多少钱？"老人仿佛没听懂一般："门票？这里不收门票。"我又问："那根柱子上的刻痕是怎么回事，一米五难道不是量身高

的标准线吗？”老人答道：“那确实是测量身高的线，但不是为了收门票。”

原来，当年在这座廊桥上发生过激烈的战斗，红军损失惨重，但周边的年轻人仍然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，负责登记的红军特意在柱子上画了这道刻痕，身高高于一米五的年轻人才可以参军。因为当年红军使用的是汉阳造步枪，刚好一米五长，要背着步枪跑，身高至少得一米五。

老人说，他们把这条线称为生命等高线，因为当年在这里参军的年轻人，十之有九再也没有回来。

（**作者**：谢素军；**推荐者**：田龙华）

让她去看天边的云彩

那天，正在执勤的美国警员戴维斯接到报警，驱车赶到一处重大车祸事故现场——一辆白色越野车四轮朝天，车顶和车门严重变形，一个男子已经死亡，另有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满身是血，不省人事，浓重的汽油味和血腥味弥散在空气中。

其他警员陆续赶到，大家迅速动手救援。戴维斯探身去拉那个女人时，忽然听到有微弱的哭声从三个昏迷的孩子身下传出。

“这儿有个还活着！”戴维斯边喊，边使劲拉开变形的后座门，和其他警员一起把三个血肉模糊的孩子拉出车外。这时，一个两岁小女孩露出头来，大声地哭。戴维斯赶紧把她抱出车外。还好，小女孩身体并无大碍。

“别让那女孩看见这一切！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。

“知道，我马上带她离开！”戴维斯说着，抱着小女孩快速离开事故现场。

背对惨不忍睹的伤亡者，戴维斯指着天边的一片云彩，用一种非常柔和的声音，给哭泣的小女孩讲童话故事。在戴维斯的讲述中，小女孩渐渐停止了哭泣，还被逗得笑起来。在他们的身后，警员们正紧张有序地将伤者抬上救护车。

后来，这段救援视频被公布在了网上，一时间，获得点赞无数。

戴维斯和同事们对这幼小心灵的呵护，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先进的理念。很多时候，救心同救人一样重要。

（**作者**：孙建勇；**推荐者**：田宇轩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陆小弟）

学写作文，从读故事开始

马特·德拉培尼亚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,凭借绘本《市场街最后一站》获得2016年度纽伯瑞童书奖。本篇改编自他的短篇小说《魔力许愿机》。

魔力许愿机



□ 姚人杰 编译

本尼是个初中生,他和奶奶相依为命,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套旧公寓里。

最近,本尼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,一切得从他的朋友雷恩说起。雷恩学习不好,脑袋里却有各种奇思妙想。有天他在本尼家玩耍时遐想起来:"如果世界上有一种魔力许愿机该多棒!机器建在房子里面,只有小孩子才懂得用。只要对着许愿机说出心愿,许愿机就会满足你。很不可思议吧?"

本尼冲雷恩翻了个白眼,可雷恩不以为意,还拿出白纸,画上图案,用胶带贴到本尼家废弃的壁炉上方。画里的机器上头写了歪歪斜斜的"魔力许愿机"几个字。

那天晚上,本尼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。他想了很多,但最让他担忧的还是奶奶的身体。虽然奶奶对他很严厉,但本尼知道奶奶很爱他,奶奶辛苦一辈子,到这把年纪了还要费心照料他……

本尼起床上厕所,回来时经过

壁炉前，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，雷恩的那张画还贴在壁炉上方。本尼看着画，突然做了件自己也没想到的事。他俯身靠近那幅画，说道：“我希望有一对睡觉时戴的耳塞。”本尼也觉得自己的举动有点可笑，不禁咧嘴笑起来。

但没想到，第二天早上本尼醒来，发现一张凳子被人挪到壁炉前面，而凳子上放着一副本尼从未见过的耳机。这是一副耳罩式耳机，不是本尼许愿时想要的隔音耳塞。

本尼找到奶奶，问道：“奶奶，今天早上有没有人来过？”

“本尼，没人来过。”奶奶咳嗽起来，连忙捂住嘴巴。

本尼拿出耳机，继续问：“奶奶，是不是你把这东西留在了我的房间？”奶奶瞅了一眼，说：“这是什么玩意？我见都没见过。”

本尼一整天都在琢磨那副耳机是怎么来的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本尼在杂货店门前撞见了同学罗尼。店门口还有一个瘦骨嶙峋的流浪汉，他坐在一只底朝天的水桶上，摇晃着一只塑料杯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施舍点钱吧……”罗尼听了直接说：“没钱，老头子，你需要的不是钱，而是一块香皂！”

说完，罗尼跟本尼打了招呼，两个人正要一起离开，本尼却往流浪汉的塑料杯里扔了两枚硬币。本尼会省下买零食的钱，时不时地施舍给流浪汉一些。因为不知为何，这个流浪汉总是让他想起奶奶。

走到本尼居住的街区附近时，罗尼突然问本尼：“你是不是住在那栋用木板封住窗户的老房子旁边？”本尼答道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罗尼压低嗓门说道：“别人说那栋老房子里闹鬼哦……”

听了罗尼的话后，本尼走到隔壁那栋被政府封掉的老房子时，不禁多看了几眼。难道那副来路不明的耳机和这栋房子有关？

晚上，本尼就跟奶奶打听起来：“隔壁房子的主人是谁啊？”

奶奶咳嗽一会儿，说：“房主是一位波兰老太太，她和一群猫住在另一套公寓里，却一直拒绝出售隔壁的房子，谁都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“奶奶你觉得那栋房子值多少钱？有几百万吗？”

“本尼，我关心这个干什么？那些钱又不会落进我的口袋。”

本尼笑了起来，接着问奶奶：“要是奶奶你有了许多钱，你会买给自己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？”

奶奶认真思考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我不会买任何东西，但我也许会雇侦探来帮我找一样东西。你爷爷离开我二十五年了，我却把我俩最后一次过结婚周年纪念日时，他送给我的银项链给弄丢了。”本尼看见奶奶的眼眶红了，他知道奶奶有多么牵挂爷爷。

本尼突然决定要对许愿机做次测试，假如许愿机真的有魔力，那么他就能帮奶奶找回银项链。他回到房间，俯身靠近壁炉上的画，说道：“我想要一整份披萨，一定要是热气腾腾刚出炉的披萨。”

然而，第二天壁炉前的凳子上什么也没有！本尼扫视了一圈房间，心想也许披萨心愿变样了，就像他的第一个心愿从耳塞变成了耳机，可房间内还是什么都没有。

这天放学后，本尼和雷恩一道回家，经过杂货店时，雷恩径直从流浪汉身旁走了过去，本尼又扔下了两枚硬币。走到公园旁时，雷恩决定去里面打会儿篮球，但本尼想要回家看着奶奶，两人就此分开。

本尼回到家，发现奶奶在房里睡觉，他回到自己的卧室，震惊地发现壁炉前的凳子上多了一只披萨盒，打开后，里面有好几种口味的披萨，但并不是热气腾腾、刚出炉的披萨，看上去放了有一天之久。

本尼合上披萨盒，他从没碰到过这样的怪事。难道是雷恩在捣鬼？他知道备用钥匙藏在哪里，但雷恩怎么知道自己许下什么愿？也不可能是奶奶，她外出要靠助步器，光走出这个街区就要个把小时……考虑一番后，本尼决定相信一次魔力的存在，许一个特别的愿。他对着许愿机的画大声说：“我希望找回奶奶丢的那条银项链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壁炉前的凳子上空空如也。但本尼现在知道了，心愿不会立刻兑现，找回银项链这样特别的愿望更加需要时间。

本尼为奶奶泡好茶，把奶奶要服用的药片放进小碟子里，准备好这些后他才吃起早餐。坐在沙发上的奶奶咳嗽得比往日更加厉害，本尼不由问道：“奶奶，需要我留在家里吗？我能带你去看医生。”奶奶挥挥手，厉声命令本尼去上学。

在学校里，本尼始终无法聚精会神。放学时间一到，他立刻朝家的方向飞奔而去。快到家时，本尼却见到了他最不希望见到的情景：公寓楼外停着警车和救护车。本尼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奶奶出事了。

本尼丢下书包，开始全速奔跑。一张担架床被救护人员推出公寓楼，他冲了上去，看见奶奶躺在

担架床上，脸上扣着氧气面罩。本尼大喊：“奶奶，你怎么了？”整个人哭得满脸泪花，一直冲着奶奶说“对不起”。

一名女警察伸手搭住本尼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孩子，你奶奶没事。”本尼转过头问女警察：“真的吗？”“是的，她会没事的，”女警察说道，“这得感谢那个人。”女警察手指向门阶，本尼看见两名警察押着一个戴着手铐的男子走出公寓楼，本尼看了几眼后才认出来男子是谁，他就是那个总是坐在杂货店外面乞讨的流浪汉！出了什么事？他为什么会被警察押出来？本尼心里有好多疑问。

这时，女警察仿佛知道本尼心中所想，解释起来：“这名男子闯入了你家公寓，但是当他发现你奶奶晕倒在沙发上后，便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多亏了他，救护车才及时赶到，救了你的奶奶。”



本尼问道：“那他为什么被捕呢？”女警察说道：“我们在他身上搜出一条金项链，怀疑是他偷来的，所以要带他回去审问。另外，他承认自己在过去几周一直擅自住在隔壁的房子里，他就是通过壁炉内的秘密通道进入你家公寓的。”

听到这儿，本尼恍然大悟。每次本尼的许愿与最终出现的物品之所以有所不同，是因为这些并非魔力的结果，而是流浪汉所为！

本尼走向男子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男子望着本尼的眼睛，惭愧地低下头：“我只是想报答你的好心。”

本尼决心要向警察说清楚来龙去脉，是这个流浪汉隔墙听见他的许愿后，为了报答他，想尽办法帮助他实现愿望，并在今天救了奶奶一命。也可以说，是善良的本尼间接救了奶奶一命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他是乡野间寻蜂的粗汉子，却在内心为儿子保留了一份柔软……

寻蜂老爹



□ 侯　子

寻蜂之人

杨老爹是寻蜂人，一辈子在山野丛林里钻，干的是寻野蜂、取巢、捉蛹、挖蜜、换钱的营生。他有个儿子叫杨丹宇，早早考上大学走出大山，在省城里安了家、立了业。

这年秋天，杨老爹的老伴去世，杨丹宇和五岁的儿子小虎回家奔丧。仪式结束后，乡亲们纷纷宽慰杨老爹：“也别太难过，以后就跟儿子进城享福喽。”杨老爹挤出一丝苦笑，没搭话。

晚上，安顿小虎睡下后，杨丹宇和老爹围坐在火塘边，相对无言。杨老爹耐不住闲，又去忙他几天前捉来的一群蜂。那是群细腰长身的大马蜂，连巢带蜂被套在一个加了细钢丝的透明网袋内。杨老爹小心地将网袋口松开一个小缝隙，用竹签送进一块腐肉去喂蜂，嘴里说着：“嘿，这样的大毒蜂，可以泡药酒，一只能卖五块钱呢！”见杨老爹心情缓和了些，杨丹宇觉得机不可失，于是他往火塘里添了块柴，轻声说：“明天我们就回城了，您在家一个

人，也别太劳累了，钱我会按月寄来，您别操心。”

杨老爹一听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因为依着本地乡下的风俗，叫孤老随儿走，他现在成了孤寡老人，是有资格同儿子住在一起的。如果儿子不想接纳他，那么在乡亲们的面前，他会抬不起头的。杨老爹不由有些恼怒：“怎么，我老了，想一脚把我踢开了？”

杨丹宇沉默了。记得杨丹宇刚上初中那阵，杨老爹没日没夜在山里寻蜂，被蜇得鼻青脸肿的，回到家一不遂意就打人。那时杨丹宇住校搭灶，家里没什么好吃的，母亲就把蜂蛹打成汁，在锅里一煮，凝成了豆腐块，让他带着下饭。那东西算不上什么正经吃食，同学见了就笑话他，让他很自卑。再加上山区学校刚建成，住宿条件不好，杨丹宇睡了几天潮铺，受了凉，头昏脑涨不说，身上也起了风湿疹，于是他就打起了退堂鼓。他说：“爹，我不想念书了，想跟你学寻蜂。”

杨老爹当时没吭声，但当晚，杨丹宇在家里炕上睡着，突然杨老爹掀起被子，丢过来一团东西。睡梦中的杨丹宇立时惨叫不已，原来那是半个带蜂的巢。

杨丹宇带着一身蜂蜇的肿，抹着眼泪，连夜往学校赶，背后还传来杨老爹的嘲笑：“想学寻蜂，就得先学会被蜂蜇，这点痛都受不起！”

从那以后，杨丹宇再没喊过爹，他恨极了这个爹，想早点离开这个家。现在，母亲去世了，杨丹宇也算是没什么牵挂了，他索性摊了牌：“不是我不想让您去城里，实在是您的性子，那个……太粗犷了……”

杨老爹强忍怒气：“我也不是非要同你们住在一起，哪怕在你家呆上几天，再找个借口，说住不惯，我自己再回来，行不行？至少在乡亲们面前，你得给我留点面子。”

反哺之恩

看着老爹苍老的面容，杨丹宇眼里有些泛酸，但他还是没点头。杨老爹年轻时是本地一霸，像野蜂一样，一点就着，动不动就跟人打架，是派出所里的常客。他说的话，怎么能信呢？万一他住下来不走了呢？想到这，杨丹宇咬咬牙：“钱不够您说话，我绝不会让您亏着。”

“这不是钱的事，我要的是面子！”杨老爹几乎咆哮起来，但转瞬，他又蔫了。杨丹宇看着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再三掂量，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其实，我倒无所谓，



就怕您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带坏了小虎。”

杨老爹恍然大悟。的确，像他这样的粗人，又不识字，肯定有许多不好的习惯，如果潜移默化影响了小虎，那可就毁老杨家的根了。这个理由足够过硬，面子与孙子，当然是孙子重要了。杨老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但他又心有不甘，想了想，他一招手：“你来看！”

杨丹宇凑过来一看，只见网袋内，大马蜂们正疯狂地围咬着那块腐肉，可它们撕下肉粒，却并不吃，而是带到巢窝上，去喂那些肉虫般还没蜕变的幼虫。

杨丹宇正莫名其妙，杨老爹一叹：“看清了吧，马蜂自己不能吃肉，它的腰太细，肉通不过去，所以它们把肉嚼碎喂给幼虫，幼虫消化后会从嘴里分泌出白色的黏液，再来反哺马蜂。可别小看这种黏液，里面有多种营养成分，马蜂喝了，一飞几十里都不会累。”

杨丹宇听着有些奇怪，杨老爹仿佛看出了杨丹宇的心思，语调一沉，竟有几分不好意思：“要说，咱父子俩，就是马蜂和幼虫。我没上过学，读不进去书，所以供你上学读书。我之前脾气不好，蛮横霸道，可你却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学生，年年有奖状。我怕坏了你的名声，所以就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耍蛮了；等你上了大学，在城里干出了名堂，我一想儿子这么有出息，老子再不成器，那成什么话？所以凡事都收敛着点，你说，是不是就像你‘反哺’了我？”

杨老爹说得有些含糊，但杨丹宇还是明白了：一辈子不善于表达的爹，这是在向他袒露心迹啊！

杨丹宇不由有些感动，他正若有所思，突然身后响起了小虎的声音：“爸爸，爷爷，你们还不睡啊？”

血脉之情

起夜的小虎探过头来，半梦半醒间，猛然看到满袋子“嗡嗡”躁动的马蜂，顿时吓了个激灵。他“啊”地叫了声，就往杨丹宇怀里扑。杨丹宇猝不及防，身子一斜一撞，蹭到了杨老爹。杨老爹一个踉跄，手一张，袋口一松，立时，一团黄雾般的马蜂冲了出来，开始疯狂寻找攻击目标。

“小心！”杨老爹大叫一声，他猛一直腰，竟将火塘旁的竹架碰倒。架上晾着一筐箩土烟沫子，“刷”一下，撒了杨丹宇和小虎一头一脸。杨丹宇被土烟味呛了个喷嚏，他趁势一躬身，把小虎压倒，护在了身

下。身下响起了小虎的哭声，不知是被吓慌了还是被蜇了。

“别动！”杨老爹又一声大喝，与此同时，他迎着逃出来的蜂群扑去，飞快地封了袋口，阻止再跑蜂，然后他忍着被蜂蜇熄灭了灯，顺手从火塘里抽出根着火的柴棒，慢慢挥舞着在堂屋跑着圈。马蜂有趋光性，而且它们能感应到人跑动时引起的气流，并顺着气流追上来。见“嗡嗡”的蜂群跟了上来，杨老爹惨叫着，向屋外的水塘奔去。

杨丹宇忍受着后背上钻心的蜇痛护着小虎，不敢动弹。蜂群被闻讯赶来的乡亲们用杀虫剂驱散了，跳进水塘躲避的杨老爹才被救了上来。抹了些自制的蜂药，杨老爹躺在床上，尽管头、脸已肿得变了形，但他好像毫不在意，张着肿起的嘴，道：“不怕，没事，被蜂蜇蜇也好，能治风湿和湿疹，记得那年你在学校得了湿疹回来，我就放蜂蜇你，那回，不就把你的病治好了？”



原来当年是这么回事，杨丹宇明白过来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杨老爹皱了皱鼻子，说道：“老实说，我也不想进城。城里规矩多，我怕受不了，再说，城里也没有蜂，我不习惯。要说，我也是为了你，我若不进城，乡亲们肯定说你做儿子的不孝，我怕你往心里去……”

杨丹宇眼眶有点泛潮，杨老爹就扯开话题道：“对了，刚才那马蜂蜇到咱小虎没有？我在你俩身上撒了土烟沫子，那玩意的味道能让马蜂敬而远之。我见你刚才拼命护着小虎，你俩都没事吧？”

杨丹宇说：“您知道撒土烟沫子让我们避开马蜂，可怎么偏把马蜂往自己身上引？”

杨老爹别过脸，轻声说：“都是当爹的，你能怎么对小虎，我、我也能怎么对你。”

杨丹宇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大吼了一声：“爹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（题图、插图：豆　薇）

豆腐饭

□王小军



明朝嘉靖年间，云县发生了一桩命案，“张记布店”的大公子张秀才，被人大卸八块，扔在了燕子山脚下的树林里。此事很快就惊动了县衙，可不等捕快勘察完现场，就有一个樵夫跑来说，他见是“云燕钱庄”的黄大公子和张秀才一起进的树林。

捕快一听，立马赶往“云燕钱庄”的宅院捉拿黄大公子。黄大公子正在书房看书，忽见许多公差闯入，他还来不及问明事由，就被几个衙役三下五除二地用铁链锁了。街坊邻居都认为，黄大公子和张秀才情同手足，他绝不会是杀害张秀才的凶手。可第二天过堂时，县太爷还没动刑，黄大公子就全盘招认了，县太爷一拍惊堂木，就判了他一个斩立决。

将被砍头的前一晚，狱厨李一清提着一道菜来到死囚牢房，黄大公子哪有心思吃饭，只说了一个字：“滚！”说完一回头，却看到碗里是一块被精雕细刻成少年模样的豆腐。

黄大公子颇为好奇地拿起筷子，哪知筷尖刚碰到那豆腐，那“少年”微震，竟然缓缓裂开成八块，开裂处流出红红的汤汁，乍一看，好像鲜红的血液一样。黄大公子甚

感神奇，起筷一尝，八块豆腐各有风味。他不由连声道：“好！好菜！从未尝得如此美味，死也足矣！”

李一清盯着黄大公子瞧了半晌，道：“这道菜叫做‘大卸八块’，是照着张秀才的相貌雕出来的，你若真是凶手，看见这道诡异的菜，又怎能如此气定神闲，安心品菜？黄大公子，你既被人冤枉，为何不把真相说出来？”

黄大公子丢下筷子，道：“先生绝非普通的狱厨！不知先生是何人？”

李一清问道：“你可曾听过‘神厨李’这个名号？”

黄大公子肃然起敬，道：“神厨李乃皇帝身边的御厨，号称天下第一名厨。十年前遭御膳房总管程云夙诬陷，被贬为狱厨。让‘天下第一名厨’一辈子只能给死囚做断头饭，这可比杀头还难受啊！程云夙这一手，可真够歹毒。”

李一清叹口气，说：“你说出了我的冤屈，不知你的冤屈呢？”

黄大公子也叹了一口气，就把自己放弃申辩的原因说了出来。原来，黄大公子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阿宝。十几年前，黄大公子的亲生母亲去世后，黄父就娶了刘氏做填房。刘氏为人贤惠，视黄大公子为己出，对他疼爱有加。后来自己生了阿宝后，对黄大公子也是不改初衷。这些恩情，黄大公子铭记在心，所以，当衙役告知他杀了人，他心里就明镜似的，知道杀害张秀才的凶手一定是弟弟阿宝。

阿宝打小就好吃懒做，长大后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，在外债台高筑。一天，张秀才就把这事告知了黄大公子，并说：“你这个弟弟啊，迟早会把你们这个家败光的！”黄大公子听了，也只是叹气摇头。谁知这话，却被正准备出门的阿宝听到了，于是便埋下了祸端。

李一清听完黄大公子的讲述，不由得问：“你明知是你弟弟所为，为啥还为他顶罪？”

黄大公子仰了一下脖子，叹道：“二娘对我有恩，阿宝又是她唯一的儿子，我怎忍心不管不顾？”

李一清直言道：“张秀才与你情同手足，你却让杀害他的真正凶手逍遥法外，你这样做，对得起他吗？而你又为他蒙冤偿命，他在九泉之下能闭目吗？你如此纵容，只会让阿宝变本加厉！”

一席话让黄大公子醍醐灌顶，若有所悟，可他转而一想又犹豫了。李一清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黄大公子道："此案并不是那么简单，那樵夫在公堂上敢信誓旦旦指证我，恐怕是有人花钱买通了他，再说那县太爷又贪婪成性，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如何翻得了案？"

李一清道："这你可放心，巡抚大人现正在云县视察民情，你速速将冤情写下，我替你将诉状递上去，或可免于一死。"

一盏茶的工夫，黄大公子就把诉状写好了，李一清拿了状子，匆匆离开了牢房。

巡抚大人接到状子后，就亲自调查张秀才的命案，由于有黄大公子提供的线索，不消几日就破得此案，凶手果然是阿宝。原来，那天阿宝听得张秀才和哥哥的谈话后，便起了杀心。几天后，他雇凶杀害了张秀才，然后买通樵夫诬陷黄大公子，以期独享父亲的万贯家产。

因为李一清的仗义相助，黄大公子洗脱了冤屈。出狱后，两人成了挚友，黄大公子常请李一清到家里喝酒，还三番五次要李一清下厨。李一清只笑说，自己奉旨只能给死囚做饭，给他人做饭那是抗旨，要杀头的。

黄大公子甚感遗憾，每每想到此事，更对迫害李一清的程云凤恨之入骨。

没过几日，黄大公子又请李一清到家里喝酒，可到了掌灯时分也不见李一清来，却见仆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，李一清在路上被人打了。黄大公子忙随仆人来到街上，只见李一清满身是血，昏倒在地。黄大公子二话不说，急忙把李一清扶回家，好生照料。

等李一清缓过神来，黄大公子才把事情问了个清楚。原来，李一清帮黄大公子申冤的事，不知怎么传到了程云凤的耳朵里，程云凤便告诉皇帝，说李一清不安心在牢房里给死囚做饭，却到处揽官司。皇帝一听，也大为光火，便叫锦衣卫去教训教训李一清。

原来好友挨打，全是为了自己的事。黄大公子心里既是内疚，又是愤慨。一连好几日，他食不知味，夜难成寐，心里像堵了块铅石般难受。他心里想着，一定要为李一清做点什么才是。

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，黄大公子无意间听说程云凤为给皇帝办寿宴，明天要到南郊去采办食材。黄大公子暗下决心，要替李一清出口恶气。

第二天，他就埋伏在程云凤要经过的路边。临近中午的时候，程



云凤领着两个厨工，拉着一辆车来了。黄大公子待他们走近，“呼”地从草丛中跃起。

程云凤常年待在宫中，何时受过这样的惊吓，顿时脚就软了。黄大公子一把揪住他的衣襟，怒斥道：“我恩公，一手绝艺，你却叫他只给死囚做饭，还一再地加害于他。今天，我要替恩公讨个公道！”说完，黄大公子就对着程云凤劈头盖脸一顿打。

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黄大公子打了人，便径自到衙门认了罪。程云凤挨了打，哪肯轻饶对方，他在皇上面前添油加醋，把黄大公子往死里整。果然，最后黄大公子得了个凌迟处死的判决。

这日，李一清红着眼眶来到死牢，说：“黄老弟，你大可不必用这法子替我报仇啊！”

黄大公子眼里闪着泪光，却大笑道：“李兄莫急，我也不亏啊，再做一回死囚，就能再吃一回天下第一名厨做的豆腐饭了呀！”

李一清一听，泪水无声地滑落下来……

黄大公子死后，云县百姓为纪念他的大义，每当祭奠他时，都喜欢摆一桌豆腐宴，久而久之就演变成凡是办丧事的酒席都要有豆腐这道菜，又称“豆腐饭”，意为：和逝者吃最后一次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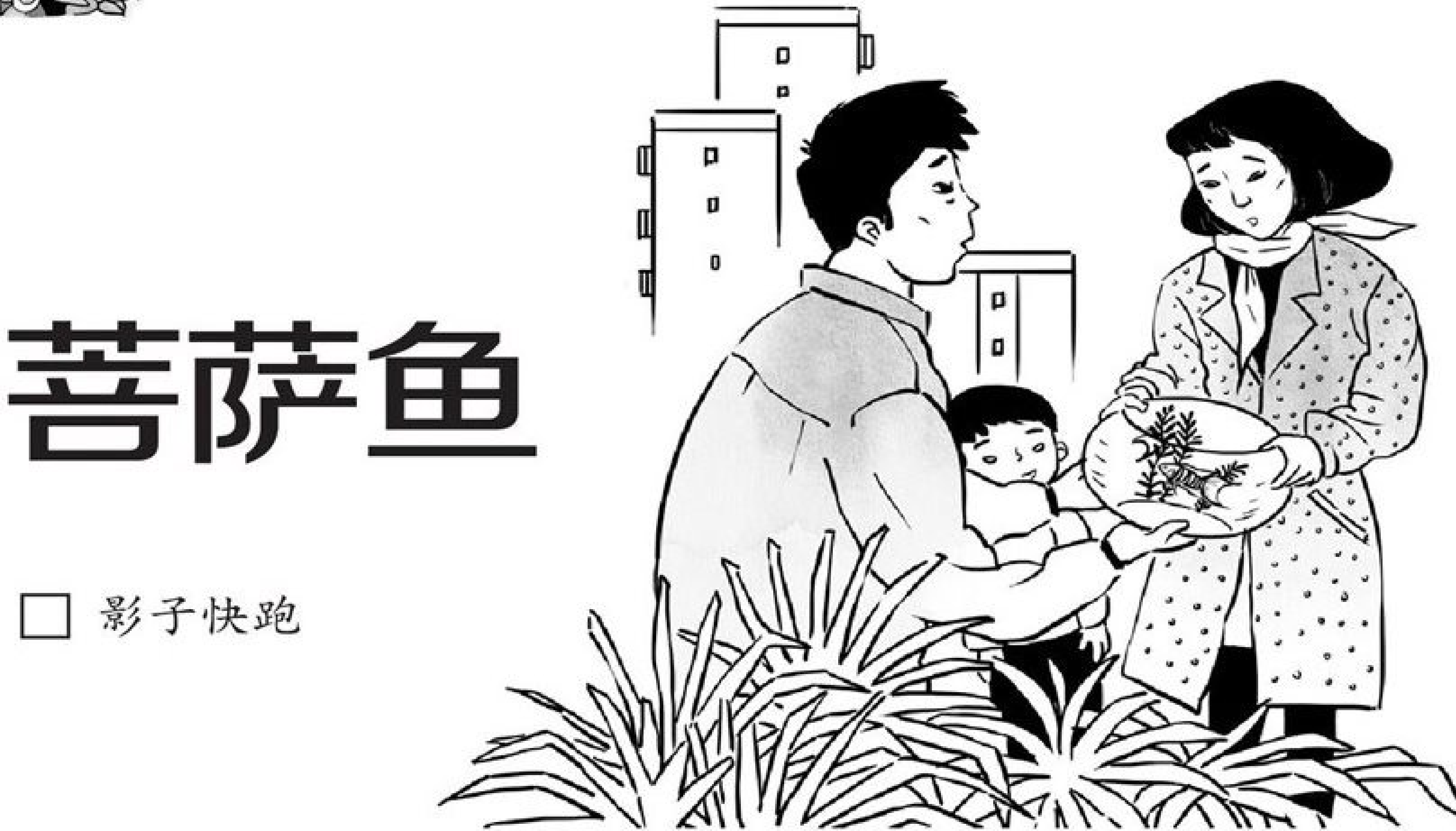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：

姚自豪：yaobianji1950@126.com；
吕　佳：lujia411@126.com；
丁娴瑶：dingxianyao@126.com；
陶云韫：taoyunyun1101@163.com；
曹晴雯：caoqingwen0228@126.com。





菩萨鱼

□ 影子快跑

这天，孙兵下班路过菜市场，看见一条红绿相间的菩萨鱼，觉得很漂亮，二话不说买下了。儿子小迪放学后回到家，见菩萨鱼在鱼缸里游来游去，开心得不得了。

没想到，这条菩萨鱼还没在孙兵家过夜，就让孙兵给送走了。

孙兵在教育局工作，教育局的王局长跟他住同一个小区，儿子小鹏和小迪是同班同学。吃过晚饭，王局长带着小鹏来串门，两个小孩很快玩到了一起。小迪带小鹏看他的菩萨鱼，小鹏一眼就喜欢上了，心生羡慕，嚷着让王局长也买一条。王局长问孙兵鱼在哪里买，孙兵说是打鱼佬偶然间捞上来的，恐怕没有第二条。小鹏哭闹不止，王局长尴尬地望了望孙兵，孙兵立即明白了，叫妻子拿来塑料袋，装上水，把菩萨鱼递到了小鹏手中。

小迪见爸爸要把菩萨鱼送人，也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。孙兵只好把小迪赶回房间，王局长和小鹏带着菩萨鱼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王局长走后，妻子黑着脸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就这点出息！”孙兵不吭声，他一个小职员，在局里待的时间还长，哪敢得罪王局长？

过了几天，小迪班主任打来电话，说小迪在学校跟小鹏打架了。

孙兵带小迪回家，问他为什么打架，小迪哽咽着说："小鹏说，我只配当他的跟屁虫，就像爸爸一样……"

孙兵听后，面色铁青，让小迪回房写作业，自己则一甩门，郁闷地在小区里溜达起来。孙兵心里想的除了小迪的事，还有今天他在局里听到的话：原来，孙兵和王局长的妻子在大学时曾有过一段淡淡的感情，相处下来感觉不合适，和平分手了。对方后来成了王局长的妻子，也是孙兵没有想到的。这事不知被哪个八卦的同事打听到了，添油加醋地在局里传开了，说孙兵前女友被王局长横刀夺爱，现在还得对王局长鞍前马后，男人当到这份上，真是窝囊透了。

孙兵越想越窝火，突然，他想到什么，向小区门口走去……

晚饭时间，孙兵回来了，他搬起鱼缸要出门，妻子见状问道："你去哪儿？"孙兵冷冷地说："鱼都没了，还留着鱼缸干什么！"

孙兵抱着鱼缸来到王局长家。王局长还没买鱼缸，正把菩萨鱼养在小脸盆里。孙兵替王局长把菩萨鱼放进鱼缸，装上过滤器，还在缸底贴了两株假海草。菩萨鱼换了新环境，游得更加快活了。小鹏站在鱼缸旁，高兴得直拍掌。王局长满意地夸道："还是你想得周到。有这份心思，工作上一定能大有作为！"

万万没想到，没几天，孙兵跟王局长老婆的旧事就传到了王局长耳里。回家后，在王局长的质问下，老婆承认了有这么回事，王局长立马对孙兵冷淡下来。

半年后，王局长突然下了马。原来，有人匿名向纪委提供了王局长贪污受贿的资料，纪委查实后，上门按响了王局长家的门铃。最终，王局长被判十年有期徒刑，没收全部财产。

王局长家人决定搬出小区。搬家那天，王局长妻子找到孙兵，说："这条鱼我们带不走了，要不你拿回去吧，也算物归原主。"孙兵点头说好，把鱼缸搬回了家。

小迪见菩萨鱼又回来了，喜出望外。孙兵给菩萨鱼换水，清洗鱼缸时，他把过滤器拆下来，用螺丝刀拧开，从里面捻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东西。小迪好奇地探过头来，问："爸爸，这是什么？"孙兵不回答，扔进了垃圾桶。妻子好奇地走过来看，猛然瞪大了眼睛——那是一枚针孔摄像头！

（**发稿编辑**：陶云韫）

（**题图**：豆　薇）



天价离婚



□雪　少

王明和思思大学时开始恋爱，两个人感情稳定，一毕业就领了证。

都说毕业是分手的季节，按理说，两人都要办婚礼了，没什么可担心的了，可思思却想得比较长远，社会不比大学，外面灯红酒绿的，诱惑很多，万一王明变了心，自己怎么办？

婚期将至，思思却变得焦虑不堪。王明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虽然他一再给思思保证，自己只爱她一个人，也不能缓解思思的焦虑。王明没办法，最后只能请来了思思大学时最好的几个闺蜜，让她们劝劝思思。还别说，几个人关上房门，叽叽咕咕了一下午，真就把问题给解决了。

从房间里出来，思思担心的表情消失了，甜美的笑容又回来了，高高兴兴地挽着小姐妹的胳膊，腰一扭出去试婚纱了。

转眼，二人结婚的日子到了。

婚礼到了宣誓环节，司仪问道：“思思，你愿意嫁给王明，不论贫穷富贵，不论生老病死，永远都不离不弃吗？”

思思应该马上回答“我愿意”，

可她却不说话了，一个劲地望着王明笑，看得王明心里直发毛，宾客们见状，也在下面议论开了。

思思总算开口问道：“王明，你敢签这份协议吗？”说着，思思拿过伴娘递上来的纸。王明接过一看，原来是一份关于离婚的协议。

协议上写着：“王明与思思恩爱一生，不离不弃，将来谁提出离婚，将要支付对方一百万的分手安置费。”

王明一看，笑了起来，敢情那天几个小女人在房里嘀嘀咕咕，就是在商量这事呢！

王明自信地说：“没问题，我当然敢签。”说着，王明大手一挥，与思思分别在纸上签了名字，还按了手印。

两个人深情地凝望彼此，吻在了一起，满堂宾客一阵欢呼……

可结婚没几年，思思害怕的事情还是成为了现实。外面的生活与大学完全不同，花花世界让王明冲昏了头脑。很快，王明就移情别恋了，而且还动了真情，以至于让他下定决心离婚。

王明坦白一切后，思思坚决不同意离婚。无奈王明态度坚决，于是思思取出了两人结婚时签的协议。王明觉得，这协议不过是当时为了安抚思思所使用的缓兵之计，当不得真，不同意支付一百万分手费。

思思争辩道：“这协议我们都签了字，画了押，而且那时候还有那么多宾客当证人呢，怎么就当不得真了？”

夫妻二人都觉得各自占着理，谁也不肯让步，最后一纸诉状交到了法院。

几天后，宣判结果下来了，法院判定王明不需要支付一百万的分手安置费，夫妻二人共同享有并分割夫妻共有财产。

律师点评：

《天价离婚》这则故事涉及的法律问题，即婚姻自由原则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涉及婚姻、收养、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，不适用《合同法》规定，而适用于《婚姻法》规定，即婚姻自由原则，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原则。

故事中的主人公王明和思思，在结婚时以协议形式明确提出所谓离婚者的赔偿，因违背婚姻自由原则中的离婚自由原则，自然不具备法律效力。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一张离奇失踪的欠条，一个失手摔碎的花瓶，看似两桩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，却有一个共同之处：它们都值200万元。为了得到200万元，众人都费尽了心机……

费尽心机赔到底

□ 李坤学

1.又偷又抢一小贼

沈彤有个不着调的哥哥沈春林，满脑子歪门斜道，偏偏又眼高手低，尽干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。

两年前父亲去世，给他们兄妹俩各自留了几百万遗产。沈彤投资开了家饭店，起早贪黑、兢兢业业；沈春林则用这笔钱开了家古董店。两年后，沈彤凭着自己的努力，财富翻了个番；沈春林却用假玩意儿骗人，把店折腾得快倒闭了。

沈春林急得团团转，想找朋友周转一下，直到这时他才发现，这些年来他不干好事，把仅有的几个朋友全得罪光了。这种时候，沈春林只能厚着脸皮，去找最亲的妹妹沈彤求助了。不过两人之间的矛盾可不浅，想当年父亲去世时，沈春林曾想借长子之利，吞掉妹妹应得的那份遗产，结果却被妹妹告上了法庭。兄妹俩打过官司之后，两个人现在基本不说话，更别提借钱这种敏感的事儿了。

果不其然，他给妹妹打去电话，

刚说想借五百万，沈彤二话不说挂了电话。沈春林再拨过去，说：“小彤，我是咱沈家唯一的男人，咱爸一直惦记着把沈家千秋万代传下去呢，你真忍心看我破产流落街头？”

沈彤沉默了半天，说：“五百万没有，当我开银行呢？两百万足够你盘活生意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前头，这钱你得按银行贷款付我利息。”沈春林喜出望外，只要两百万到手，利息算得了什么？他求沈彤把钱送来，沈彤大怒道：“肯把钱借给你就不错了，还得我给你送去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！”

沈春林解释道：“小彤，怪我没把话说清楚，有个客户约好一会儿来取货，我实在是走不开。小彤求你了，辛苦你跑一趟吧！”

毕竟是自己亲哥，沈彤不由得心软了，她把两百万转进一张银行卡里，送到店里给沈春林，说：“本来我不应该借钱给你，但你打着爸的旗号，不借你钱，好像我不给咱爸面子似的。打个欠条吧，利息和还款日期都写写清楚。”

沈春林忙不迭地答应道：“应该的，欠条我早就写好了。”沈春林赶紧拿出欠条给妹妹，说：“看一下，有没有问题？”

本以为写欠条的事得费些口舌，没想到沈春林如此痛快，沈彤不禁有些意外。她拿着欠条正细看的工夫，门外走进一个人来，沈春林眼睛一亮，赔着笑、躬着腰迎了上去：“张老板终于来了，我一直恭候大驾呢，请坐请坐！”

张老板说道：“我就不坐了。两百万元我带来了，瓶子呢？”

沈彤一听是两百万的大买卖，心里一“咯噔”：这张老板，不会被哥哥用假货骗了吧？

沈彤可以在心里这么想，但绝不能把话说出来，毕竟她是沈春林的亲妹妹，况且没凭没据，不可能不负责任地乱说。沈彤匆匆看完欠条，见没什么问题，就跟沈春林打了个招呼，赶紧离开了。这时候正是盛夏时节的中午，天热难耐，大家都猫在屋里，街上没几个人。沈彤好好地走着路，迎面一个戴着墨镜的小伙子一边回头张望，一边急匆匆地走过来，一个不留神，撞在沈彤身上。

沈彤警惕地护住包，说：“这么宽的道儿你都能撞我，有啥想法吧？别以为姑奶奶我是好惹的。”

小伙子闻言大惊，心说这姑奶奶一语中的，今天的活儿可难干了。小伙子姓尤，是个贼。因为他“干

活”一直小心谨慎、滑不溜手，在道上得了外号叫“油球球”。油球球刚才出手极快，但沈彤第一反应就护住了包，油球球竟然没能得手。见沈彤防贼的样子，油球球知道暂时没法得手，只能装作急着赶路的样子，匆匆道了歉离开。

走了几步，油球球回头一看，沈彤像刚才一样，继续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。油球球蹑手蹑脚地跟上沈彤，刚伸出手，沈彤猛然转过头来。原来，沈彤从地上的影子发现了他在接近自己。油球球气急败坏，眼见偷窃不成，立即改偷为抢，一把攥住包往回就扯。

油球球本以为他一个大男人，对付一个娇弱女子必然手到擒来，可他却不知道，沈彤是个空手道爱好者，标准女汉子。女汉子也不跟他争抢，手一松，任由他将包抢走，却一掌劈在他的肩上。油球球只觉得肩膀剧痛，禁不住一个踉跄，这时沈彤的飞脚又到，他身子一仰，四仰八叉摔在地上，只觉得后脑一阵剧痛，伸手一摸，一手的血，后脑竟摔开了一个大口子。

“瞎了你的狗眼，谁你都敢抢？”沈彤大获全胜，意犹未尽，“不服的话起来，让你见识见识姑奶奶的空手道。”

油球球感受着后脑的疼痛，意识到女汉子不可力敌，眼珠一转有了主意，爬起身来说：“刚才一时大意，不算数，不过说好了，你俩只能一个人上。”

沈彤一愣：“我俩？”

油球球一指她身后：“你朋友可不能插手，要不就太不公平了。”

沈彤没想到油球球会使诈，不由得转头望去，却见身后空荡荡的根本没人，这才知道上了大当。她急忙转过头来，只见油球球早捡了包，落荒而逃。

沈彤大怒，甩开双腿一阵风般追了上去。

2.翻脸哥哥坑小妹

这个时候，必须先回到古董店里，讲一讲张老板和沈春林的事。这次张老板要来买的，是沈春林的镇店之宝“清代乾隆龙纹青花瓶”。沈春林折腾了几年，也就这件“镇店之宝”是真货，再说，张老板是个行家，如果是赝品，根本入不了他老人家的法眼。张老板再三确认瓶子没问题之后，当场付了两百万元。沈春林将瓶子精心包装好，张老板抱着装花瓶的箱子，小心翼翼

地往街对面的停车位走去。

说话间张老板正走到街中间，恰在此时，抢了包的油球球亡命之徒一般冲了过来。张老板急忙躲开，没想到油球球想让他挡住身后追兵，经过他身边时，顺手往后推了他一下。张老板吃这一推，身子顿时失去平衡，捧着箱子摇晃欲倒。

紧追不舍的沈彤此时也冲到了近前，她避开张老板，绕了个弯继续穷追不舍。而张老板拼尽了全力也没能让自己站稳，大叫一声倒了下去，箱子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传来了清脆的碎裂声。

张老板爬起来手忙脚乱地打开箱子，只见瓶子已经四分五裂，他闷哼一声，捂着胸口趴在箱子上，口吐白沫不省人事……

沈彤当然不知道身后发生的事情，凭着每天跑步练就的好脚力，瞄着油球球紧追不舍。两人一前一后、一追一逃，穿长街拐胡同，直把油球球累得汗如浆出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，弯着腰喘着粗气叫道：“大姐，我服了，我把包还你，求你别追了行不？”

没想到沈彤不肯善罢甘休，骂道：“你以为把包还掉就没事了？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送你进局子呆几天吧！”

说完，沈彤就扑了上去。没想到油球球早有防备，躲闪之际扬手将包甩向了大街，然后才再次亡命奔逃。沈彤不由得犹豫了一下，她的钱包、手机、证件什么的都在包里，还有刚才的那张欠条，无论如何丢不得。没奈何，她只好舍了油球球，跑过去捡回自己的包。

刚才这长街追逐，沈彤真是累坏了，她找了个长椅坐下休息了一会儿，拉开包的拉链伸手一摸，整个人一下子呆住了，随后她把整只包翻了个底朝天，包里其他东西一样不少，唯独那张欠条不见了。

沈彤的一颗心沉了下去，以她哥哥沈春林的德性，就算欠条在手，想要钱恐怕都要费些周折，更别说没有欠条了。她赶紧打了个车来到古董店，沈春林正哼着小曲自娱自乐，见了她问道：“刚才你追的是什么人？追上了没有？”

沈彤没好气地说：“小偷，把我的欠条偷跑了。”

沈春林看了一眼妹妹手上的包，问：“你的欠条不是放包里了吗？包还在，欠条没了？”

沈彤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所以我过来找你，你得再给我打张欠条。”

“再给你打张欠条？”沈春林

失声道，“小彤，你以为欠条是儿戏？我再给你打张欠条，到时候前一张找回来了，你拿两张欠条找我要四百万，我给还是不给？”

沈彤柳眉倒竖：“拿两张欠条找你要四百万？亏你想得出来。也就你能做出这种事来，我沈彤就不是那种人。”

沈春林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，说：“你是不是那种人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可能再给你打新欠条。我已经够烦了，你就别给我添乱了——你刚才把人家价值两百万的瓶子弄碎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沈彤一惊，当她听说经过后，冷笑着说：“少吓唬我，我连碰都没碰他，瓶子碎了跟我没关系。我就想问你，欠条你打还是不打？”

沈春林笑眯眯地说：“对不起了妹妹，这事儿，哥哥真帮不了你。”

沈彤简直气疯了，一咬牙一跺脚，喝道：“以后有事儿别找我，打死我都不会再帮你了。”

目送沈彤气呼呼地出了店门，沈春林得意地笑了。这时，一个人急匆匆地闯了进来。沈春林赶紧收敛笑容迎了上去：“没事了张老板？刚去的医院，这么会儿就出来了？心脏的事儿可大意不得啊！”

3.朋友圈里起涟漪

来人正是张老板，刚才他心脏病犯了，沈春林拜托邻居开车将他送到了医院，他倒是没什么大事儿，苏醒后迫不及待地赶回来，问：“我那瓶子碎片呢？”

沈春林坦然道：“都摔得粉碎了，毫无价值了，我给扔垃圾箱了。”

张老板赶紧跑到门外的垃圾箱，可垃圾箱空空如也，原来已经有垃圾车收走了垃圾，估计现在已经倒在市外的垃圾场里了。

张老板终于忍不住发作了，说：“沈老板，你第一时间扔掉碎片，垃圾车第一时间收走垃圾，怎么都这么巧？是不是你怕我找到碎片？你卖给我的瓶子不会是假的吧？”

沈春林恼了：“张老板，你是行家，瓶子的真假你不是亲手鉴定过吗？你说话得负责任，不能无端诋毁我的名声！”

“不提你名声还好点儿，要提你名声我就更不放心了。”张老板气昏了头，真是有什么说什么，“要不是我确定这个瓶子百分之百是真品，谁敢买你的货？”

两人正说得火起，却见沈彤大步流星地冲了过来，指着沈春林的鼻子喝道：“沈春林，那个抢包的

小贼，是不是你雇的？”

沈春林叫起撞天屈来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，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妹妹，我能干那种缺德事儿？”

沈彤双目喷火，刚才她离开之后，越想越不对劲，这小偷出现得太巧了，千辛万苦抢了包，可是连里面的钱包都没拿，却偏偏只拿走了欠条，他怎么知道那是最有价值的东西？再联想到自家哥哥的反常行为，她终于意识到，自己中了哥哥的圈套。沈彤咬牙切齿地问：“我是你的亲妹妹呀，你这么干还有一点良心吗？”

沈春林脸色一变：“你说话要负责任，有证据吗？”



“我没有证据，不过从今天起你不是我哥，我也不是你妹。”沈彤冷冷地说，“这两百万，就当买断我们的关系了。”

沈彤转身要走，张老板却拦住了她，说：“我正要找你呢，刚才因为你追那个人，害我古董瓶子都摔碎了，你是不是也得负点责任？”

沈彤大怒，喝道：“我抓的是小偷，撞你的也是小偷，你那瓶子碎不碎的，跟我有关系吗？”

见两人吵了起来，沈春林赶紧趁机悄悄溜走了。张老板正是火大的时候，哪肯就此罢休？他反唇相讥道：“你要不追小偷，他能撞碎我瓶子？那可是两百万呐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张老板悲从中来，忍不住哽咽出声。他这一哭，沈彤倒是不好意思了，毕竟张老板受了无妄之灾，她再雪上加霜就太没人性了，于是收起火气，耐着性子解释，说她哥哥也刚赖了她两百万。这一来，两人同仇敌忾，一起细细地分析这件事情，如果能抓到小偷，那小偷真是沈春林雇的，那两百万的欠条能追回，摔碎的古董瓶子也有人赔了。

沈彤算算时间，她发现欠条丢失后第一时间打车返回了古董店，

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小偷十有八九还没将欠条送还沈春林，如果她守株待兔监视沈春林，或许能在小偷交还欠条时趁机抓住他。

张老板也觉得这个法子可行，于是两人躲在张老板的车里，一边监视古董店，一边聊天。沈彤突然想到，小偷夺包时，她注意到小偷小指特别长，几乎和无名指一般长，和正常人不太一样。有了这个特征，想必找到他不会很难吧？沈彤把小偷的大致相貌描述发在朋友圈里，并说明情况，悬赏五万元捉贼。当然，因为担心欠条的事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对欠条只字未提，而是以摔碎古董、寻求赔偿的名义。

一直到日落西山，也没发现那小贼的踪影，两人都开始怀疑，是不是真的冤枉了沈春林？但是五万元重酬的悬赏，却引得无数人跃跃欲试，这则消息非常迅速地在朋友圈中扩散开来。

现在该说说油球球了，其实现在的油球球，早已经脱贫入富。不久前，油球球舅舅死了，无儿无女的舅舅给他留了一套价值百万的房子，还有几十万现金和股票。油球球决心金盆洗手，他把房子翻修了一遍，然后全力以赴为房子找女主人。没奈何，偷惯了的人手欠，有一天对沈春林下手时，刚摸出钱包却打了个喷嚏，被沈春林当场捉住。

油球球苦苦哀求，沈春林让他写了认罪书，放了他一马。几天后，沈春林让他从沈彤那里把欠条弄回来，并说事成之后，不但把认罪书还他，还会另付五万元酬金。

油球球本以为从一个女人手里或偷或抢，都是一件容易事，可没想到被一个弱女子踹了个跟头，跌



破了头。好不容易逃走了，油球球先去医院处理了伤情，然后给沈春林打电话说五万元酬金不够，还得加上医药费、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，共计三十万元。

沈春林怒了，威胁说别忘了认罪书的事。油球球说："为了你这点破事，老子挨了顿打，脑袋都破了，要你三十万算多吗？你少拿认罪书说事，一个偷窃未遂能判我几天？欠条不想要你直说，我巴不得找别人卖个高价。"

沈春林怎么肯出三十万？于是他指责油球球不守信用。油球球知道沈春林肯定不敢报警，就想好好吊吊他的胃口，当即关了手机。不过，手里这张两百万的欠条他还有用，虽说自己戴了大墨镜，街上又没几个人，不太可能被人识破身份，但小心谨慎总不会错。油球球留了个心眼没回家，找了家偏僻的旅店住了下来。

4.天上掉下桃花运

一直到日落西山，油球球才打开手机，刚开机就看到有个叫"小曼"的女网友加了他微信好友。看了对方头像，竟然是个艳丽的美女。油球球心里乐开了花，看来，刚装修好的房子要有女主人了。

接下去的几天，油球球天天和小曼聊得不亦乐乎，暧昧不已。

这天，小曼说自己空虚寂寞冷，约油球球出来见面，蹦迪狂欢，他赶紧答应下来。

在赶去迪厅的路上，油球球又接到了沈春林的电话，沈春林说："兄弟，你都急死我了，关机干啥？谈不拢咱可以慢慢谈嘛！"

其实油球球也知道，一下子把酬金涨到三十万，沈春林肯定不会答应，他只是想狮子大开口，给沈春林一个还价的空间。两人谈来谈去，最后定下来二十万成交。沈春林说怕夜长梦多，要尽快交易，于是两人约好在迪厅东门见面。

油球球左等右等，却迟迟不见沈春林踪影，等在西门的小曼有点不耐烦了，问他在哪儿，怀疑油球球故意放鸽子。油球球无法分身二用，于是让小曼来东门找他。

油球球又打沈春林的电话，没想到沈春林着急地说："我被人跟踪了，好像是我妹妹，我得先甩开他们再过去。你再等我一会儿。"

油球球倒不怕沈春林搞鬼，于是拿了手机摆弄，突然，他看到微信群里有一条转发的消息，说有个

小偷撞碎了价值两百万的古董瓶子，失主正悬赏五万元寻找小偷，而且信息里把小偷的特征描写得很清楚。

油球球吓了一跳，当时他为了阻挡追兵，想也没想地推了张老板一把，他哪里知道张老板捧着的箱子里，居然也装了两百万？那两百万转眼就打了水漂，人家能饶了他才怪！这消息都已经转到他这里了，指不定有多少人正为了赚赏金在四处找他呢！

油球球心里一“咯噔”，抬眼望去只觉得来往行人，好像都对他不怀好意。油球球决定赶紧离开这里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辆面包车疾驰过来，停在他面前，一个漂亮女人跳下车来，笑着招呼道：“嗨，你好，我就是你在等的‘小曼’。”

油球球感到一阵春心荡漾，正要上前，却见车里又下来三条大汉，一个个虎背熊腰、凶神恶煞，最前面那个人他认识，正是江湖上以心狠手辣著称的混混，大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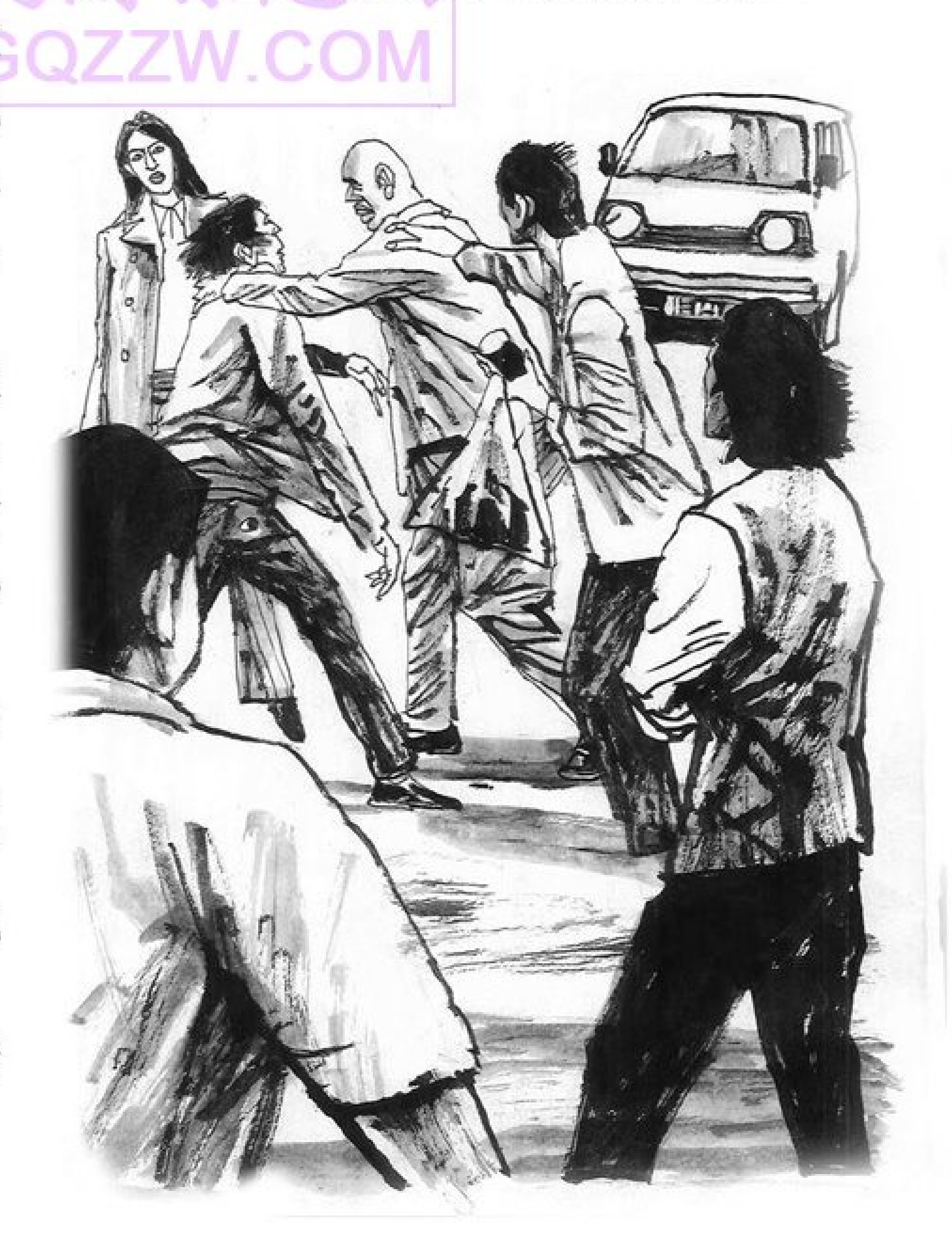
大愣上前一把揽住油球球的肩膀，狞笑着说：“小子，抢人家包，撞碎古董瓶子的事，是你干的吧？”

油球球害怕极了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干的。”

“还不承认？微信群里写得清清楚楚，小手指和无名指一般长，不是你是谁？”大愣扳转油球球的身子对着“小曼”说道，“为了找你，我让我女朋友加你好友，每天陪你聊天。我费了这么大心思，你还不说实话，你是看我大愣好欺负？”

油球球这才知道，天上掉下来的根本不是桃花运，而是桃花劫。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他无奈之下把脖子一梗：“是我撞碎了古董瓶子。大愣哥，您是为了五万赏金来的吧？这五万块，我出了。”

大愣“哈哈”大笑，说：“区区五万块，你觉得我会放在眼里





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要的是二十万，如果你不肯出这笔钱，我就把你交给瓶子主人，到时候他们不逼你卖肾还钱才怪！”

油球球暗自庆幸，幸好自己低调，对得了舅舅遗产的事守口如瓶，否则大愣绝不会只问他要二十万。不过，二十万，他也舍不得出啊！油球球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大愣哥，我都快穷死了，哪有钱？求你放过我吧！”

大愣抬腿踹翻油球球，正待说话，一个人喝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人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赶紧放了他，不然我可报 110 了。”

油球球以为来了救星，抬头一看，发现眼前之人却是沈春林。

沈春林开着车在街上兜了好几个圈子，总算甩掉了尾巴，火速赶到这里，结果看见油球球被几个混混团团围住，才知道局势不妙。这种情况下，想从油球球手中取回欠条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，唯一的办法是救出油球球才有机会。所以他果断地站了出来，想借着 110 的威势吓退几人。

大愣不由得愣了一下，然后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见义勇为？欢迎，快报警吧，不过报警之前，我建议你征求一下他的意见，说不定他宁可被我打，也不敢让你报警。”

油球球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，不报警。他要二十万，沈哥你快把钱给他，让他放了我。”

这时，已经有人发现了这儿的异样，并且上来围观。沈春林心里那个急啊，那张欠条就是一个定时炸弹，必须赶紧解决。他一咬牙，把装钱的袋子递过去，说：“这里正好是二十万，快拿走！”

大愣打开袋子看了看，露出惊讶之色，问沈春林：“你替他还？”

沈春林点了点头。大愣再问：“你们什么关系？”

沈春林突然有种被狼盯上了的感觉，不过现在改口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说是朋友。大愣笑了笑，说：“为朋友能眼都不眨拿二十万？了不起，我也想交你这个朋友。来，我们上车谈谈。”

5.不挨半砖挨整砖

上车后，大愣不理沈春林，自顾自地对油球球说：“今天这事蹊跷，油球球你跟我说实话，敢撒一句谎，这二十万我宁可不要了，也要把你交到警察手里。”

油球球汗如雨下，说了的话，他一分钱酬金都别想拿到，可他也不想坐牢。他犹犹豫豫、吞吞吐吐，大愣命人搜身，很快翻出了那张欠条。大愣大笑，问欠条是什么意思。

油球球后悔死了，刚才没说实话，现在再不说，大愣不扒他皮才怪，于是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。大愣两眼放光，问沈春林："在油球球手里，这张欠条值二十万，但他是一个人，我们是四个人，还有个美女，你是不是该出一百万，把欠条赎回去？"

沈春林暗自盘算，如果给大愣一百万，自己还能落下一百万，但凭什么要便宜大愣？他把心一横，说："就算没有欠条，我妹妹也不会轻易饶了我，你狮子大开口，我还不如重新给我妹妹打一张欠条，至少钱不会落在外人手里。"

大愣心里清楚，这张欠条在别人手里，就是一张废纸，只有交给沈彤才值大价钱。听沈春林和油球球的话里话外，沈彤是个重情义的人，重情义的人不好对付，极有可能宁可破财也不会向他妥协。大愣决定速战速决、见好就收，一番讨价还价后，同意沈春林用五十万收回欠条。

收到银行转账的大愣心情不错，关键是他一直以为，在油球球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，于是把欠条还给沈春林，让他和油球球滚蛋。

沈春林把欠条撕得粉碎，和油球球灰溜溜地下了车。目送得意的大愣驾车扬长而去，油球球摸摸头上的纱布，觍着脸说："沈哥，我也不容易，你多少赏我几个钱呗。"

沈春林恨死油球球了，大喝一声："滚！"

油球球落荒而逃，可没走多远，一辆车停在他身边，两个人跳下车包抄过去，油球球发觉不妙，已经被夹在中间逃脱不得。这两人正是张老板和沈彤。

刚才，沈彤和张老板暗中跟着沈春林，却被沈春林绕了几个圈子甩掉了。两人猜测沈春林很有可能去见小偷，无论如何也不肯错过挽回损失的好机会。张老板发动关系查了路上的监控，结果找到了迪厅附近。正转悠呢，却看见了油球球。

欠条已经撕了，承认欠条的事就是找不自在，油球球一口咬定没见过什么欠条。张老板又让油球球赔两百万元的瓶子钱，油球球当然哭穷。于是，沈彤和张老板准备将油球球扭送到派出所。

这下，油球球慌了，抢劫判刑

虽然闹心，但相比之下，那两百万的赔偿才可怕，要知道，现在他不是穷人，还有套上百万的房子在他名下，很容易被查出来，到时候被判顶账抵钱，他哭都来不及。油球球大叫："等等，我要是被判刑，两百万这辈子你们都不用指望了。只要你们放过我，我找人帮我赔行吗？"

张老板一听此言，精神大振。沈彤本来就对找回欠条没抱希望，她说如果能讨回张老板出的钱，欠条的事她可以不追究，放了油球球也没关系。

油球球带着两人来到古董店，



张老板恍然大悟道："明白了，沈春林雇你偷欠条，所以他得为你损坏的古董买单，是这个意思吧？"

"哪有的事？"油球球当然不能承认，"我们是臭味相投的好朋友，朋友有难，他能看着不管？"

沈春林当然不会管这事，他连亲妹妹的钱都坑，怎么可能替一个小偷还钱？他根本不承认自己认识油球球。油球球说道："沈老板，我油球球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让你帮忙还瓶子钱，其实我是给你一个机会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"

沈春林嗤之以鼻："你一个小贼有什么资格给我机会？把你的罚酒端出来，看你沈爷我喝吗？"

"你翻脸不认人，见死不救是吧？"油球球大怒，说，"那就别怪我不讲义气了。你利用我偷你钱包时的失手，逼我写认罪书，然后又要挟我偷欠条，这事你不打算承认是吗？"

沈春林骂道："我都不认识你，写什么认罪书，偷什么欠条？别在这儿胡说八道，给我滚蛋！"

沈春林推搡油球球，张老板上前阻拦。趁此机会，油球球掏出手机，调出视频开始播放，竟然是沈春林指使油球球偷欠条的现场录

像。录像中，只听沈春林说道："你把欠条偷来给我，我把你的认罪书还给你，再给你五万酬金，以后咱俩谁也不认识谁，没问题吧？"油球球说："没问题，不过你连妹妹的钱都坑，是不是有点太损了？"

张老板看到录像大喜过望，上前一把揪住沈春林的衣领，骂道："原来这家伙真是你雇的，证据确凿，快把两百万瓶子钱赔我！"

沈春林冷汗涔涔而下，一时间无言以对。张老板却笑着说："现在不只是两百万的瓶子钱了，欠条的事你也得给你妹妹一个交代。呵呵，半砖不挨挨整砖，沈老板你真是太有智商了。"

6.别把人家当傻子

沈彤叹了口气，问油球球："你怎么录了这东西？你早就想要算计他了是吗？"

油球球叫屈："我才没有那么卑鄙。我只是想着他这人太阴险，一个天天拿假货骗人的家伙，说什么你敢信吗？万一我偷完欠条，认罪书他不还我怎么办？再逼我干其他坏事怎么办？我只是想留个防身的东西，刚才他要说帮我把瓶子钱还了，这视频我根本不会拿出来。"

沈春林一屁股跌坐在地，冷汗如泉涌。沈彤叹了口气，说："我的亲哥呀，让你整天算计人，这下栽了吧？本来这两百万我都打算不要了，可是这么确凿的证据摆在面前，我想不要都不行了。"

事已至此，沈春林索性硬气起来："还就还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欠你两百万，我重新给你打张欠条。"

沈彤心灰意冷地说："重新打一张欠条？你想什么呢？你都想赖我钱了，我还会把钱借你吗？"

沈春林举手投降："好好好，我还钱总行了吧？欠张老板的瓶子，我还瓶子，张老板，记得我说过那瓶子一共两只，还有一只一模一样的吧？我把另一只赔给你，咱们就两清了，没问题吧？"

张老板想了想，问："你敢保证是一模一样的？"

沈春林发誓说一模一样，于是张老板答应下来。沈春林终于松了口气，瞪着油球球，说："在赔偿之前，我得先把我的损失拿回来，大愣那王八蛋讹了我五十万，你得给我作证，否则宁可坐牢我也不赔那个瓶子。"

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，油球球也没有别的选择。

大愣得知事情已被揭开老底，如果真闹到派出所，敲诈五十万也够给他定重罪了，况且沈春林也说了，不让大愣白忙活儿，愿意出两万块给他和兄弟们喝酒，于是顺水推舟地退还了其余的四十八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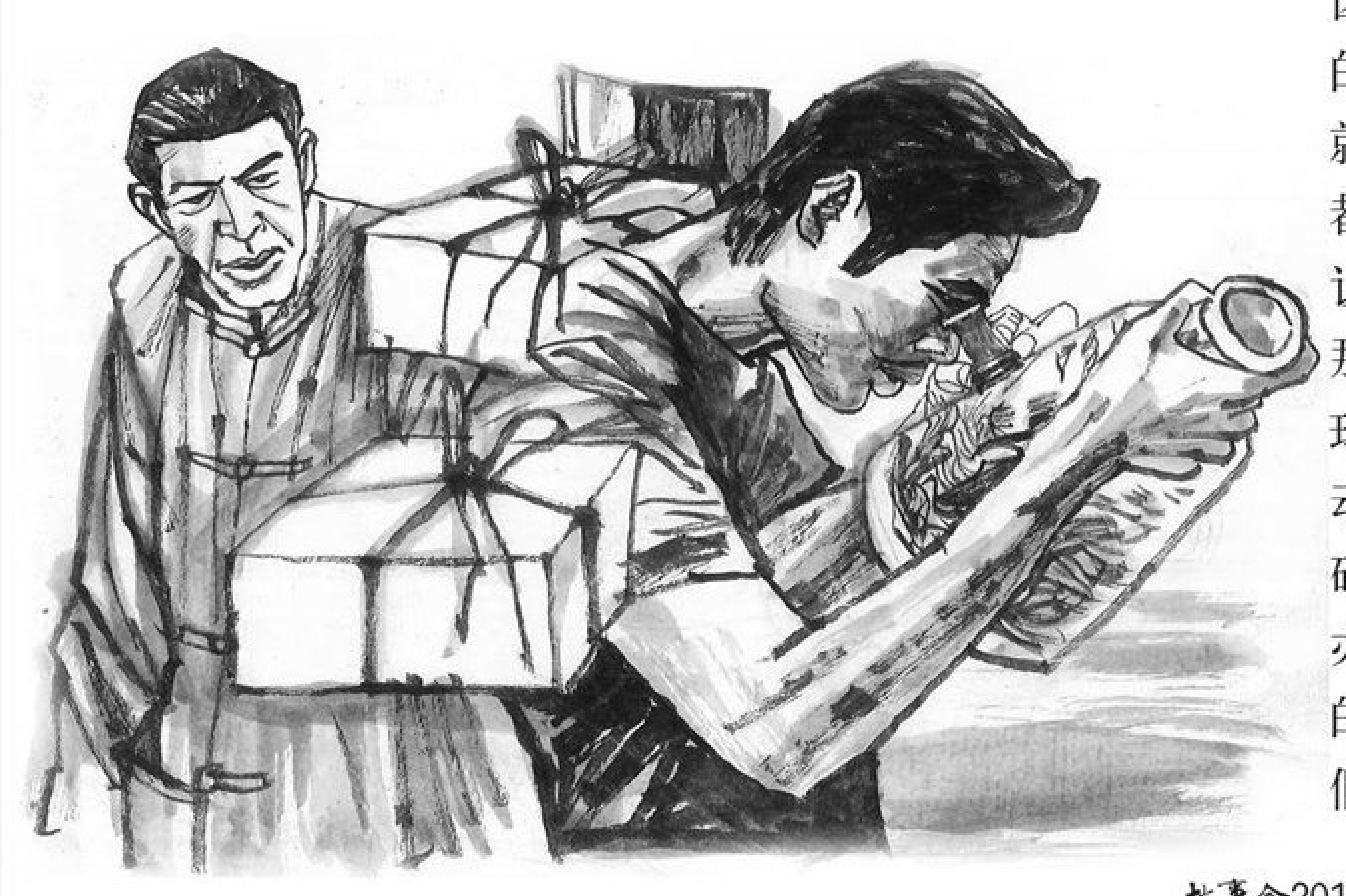
沈彤也拿回了自己的两百万。

两天后，沈春林通知张老板，说瓶子已经备好，请他们过去取货。张老板拿着放大镜验货确认无误后，沈春林把瓶子包装好，张老板正要抱着箱子走，沈春林却一把按住箱子，说："张老板，别急呀，你想拿走瓶子，总得写一个说明，证明我把这个瓶子赔给了你，否则将来再有麻烦怎么办？说明我已经写好了，麻烦你签一个字就行。"

张老板觉得这话在理，于是跟沈春林来到书桌前签字，签完字后，却说要重新验一下瓶子。沈春林大惊失色，说："不是刚验完瓶子吗？就签个字的工夫，还重验什么？"

张老板说："上次我去垃圾箱找瓶子碎片，可碎片已经运到了垃圾场。我怎么想怎么不对劲，一般垃圾车都在早晨收垃圾，那天为什么偏偏中午去？后来我托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，说有人出钱雇了垃圾车特意去收的。我就奇了怪了，是什么人这样做的？到底想掩盖些什么呢？"

沈春林心里一沉。上次，张老板拿走并被撞碎的，的确是个假瓶子。如果那瓶子没碎，就算张老板回头认出是赝品，沈春林都不在乎，因为古董这行有打眼的说法，钱货两清后，就算你发现是假的，都别想再找后账，谁让你眼力不行呢？但那个瓶子偏偏被油球球撞碎了，沈春林就动了歪心思：如果把碎片扔掉，张老板没办法从古董瓶子碎片的碴口判断瓶子的真假，就有可能再到他



那儿买另一个瓶子，他就有机会再骗张老板一次。于是，沈春林急着扔掉了瓶子碎片，并找来垃圾车，第一时间把碎片运走了。可沈春林没想到，张老板到底还是起了疑心。

沈春林勉强笑道："张老板多心了吧？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？"

"是啊，我就怕不可能的事变可能了，所以我得小心点。"张老板一边说，一边推开沈春林，打开箱子，拿起放大镜只看了几眼，露出一副"果然如此"的表情，"啧啧"赞叹道："沈老板好手段，签个字的时间，真的就成了假的了。上一个也是这么换掉的吧？佩服，佩服。"

沈春林突然醒悟，张老板早就起了疑心，却一直没有声张，就是为了抓他的现行，而自己却傻不拉叽地上了当。可他沈春林什么人？被人戳穿的时候多了，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他取出真品还给张老板，不耐烦地说："你牛，你了不起，最多以后不做你生意，少在这儿说风凉话，赶紧拿了瓶子走吧！"

张老板定定地看了他半天，哑然失笑，伸出大拇指冲沈春林比画了一下，然后拿起放在柜台上的皮包背好，捧着古董箱子出了门。

张老板直接来到一家咖啡馆，沈彤正等着他呢，问他录到证据了没有。原来，张老板皮包里面放了微型摄像机，摄像头一直对着古董箱子。他打开皮包取出摄像机内存卡，插在手提电脑上播放，只见在张老板跟随沈春林去签字的瞬间，墙边暗门打开，古董箱子在自动装置的控制下移了进去，然后又一个箱子运出来放在原位。这一切就在短短十秒内完成，神不知鬼不觉。

张老板一声长叹，说："这个沈春林啊，这是得下多大功夫，才能弄出这么精巧的骗人机关？幸好我因祸得福，要不是阴差阳错他答应赔我一个瓶子，我又多留了个心眼，怎么可能拿了真品回来？"

沈彤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张老板又说："现在有证据了，要不要把它发网上去？不是我不依不饶，实在是你哥被我戳穿后，那副不要脸的样儿太可气了。但毕竟他是你亲哥，怎么办，我听你的。"

沈彤犹豫了一下，说："我哥？他那样对我，早就不是我哥了。发出去吧，就算他是我亲哥，也不能让他再骗别人了！"

张老板麻利地一番操作，把视频发到了网站上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谁是贼

■ 李威远

这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。这一天凌晨两点左右，徽南大学校园宿舍区里路灯暗淡，突然，一个黑影溜进了二楼 203 室女生宿舍，可那黑影没有想到，另一个黑影隐藏在宿舍楼前的树后边，偷偷注视着他的动静。一会儿，那黑影从 203 室里出来，就在这时，树后边的黑影大叫起来："抓贼啊，抓贼啊！"紧接着，二楼那黑影扔了手里的东西，从窗口跳了下来，拔腿就往运动场逃去，与此同时，树后边那黑影在后面紧追不舍。

这幢楼，底层住着的是男生，他们惊醒了，一个个纵身而起，出了门，前呼后拥地高声呐喊，追了三百来米，追到运动场边，发现有两个人在地上扭成一团。

大家喝令他俩站起来，一看两人年龄相仿，个头差不多，都穿着深色夹克衫，要说区别，也只是脸型有些不同，一个圆，一个长。

男生中有一个大个子，上前问那两人："谁是抓贼的？"长脸说：

"我是抓贼的！"圆脸说："不对，他是做贼的！""你颠倒黑白！""你血口喷人！"你争我吵，两人闹得不可开交。

同学们雾里看花越看越花，辨不清谁是贼、谁是抓贼的，就问大个子怎么办。大个子想了想，就让203室的女生来认。一会儿，203室来了个女生，她来到跟前，左看右看忙乎了好一阵，连连摇头说："辨别不了，干脆都送公安局算数！"

圆脸一听急了，跳着脚说："这叫什么话？抓贼的和做贼的一锅煮？世上有这个道理吗？"长脸叉着腰嚷嚷着："堂堂大学生，做出这种荒唐事，这书你们是白读了！"话糙理不糙，说得大家都噤了声，可这事怎么办呢？

大个子把手一挥，说："都跟我来！"他领大家来到400米跑道起跑线，对圆脸和长脸说："你俩比赛400米跑，谁跑第一，谁是抓贼的，第二就是做贼的。"有人问："你这叫什么主意？"大个子说："你这都不懂？刚才贼被抓住了，就说明抓贼的比做贼的跑得快；反过来，如果做贼的跑得快，他早就跑了，就这么简单！"大家觉得有道理，圆脸、长脸想提意见，大个子一瞪眼，说："谁有意见，就送谁去公安局！"两人别无选择，只得同意参加比赛。

这场绝无仅有的比赛，肯定紧张、刺激、有看头，大家纷纷站在跑道两边，等着看热闹。大个子一声令下："各就各位，预备，跑——"两人箭一般地蹿了出去，双方竭尽全力，想甩掉对方，可一直相持不下。大家担心成了僵局如何是好，便使劲叫喊："加油！加油！"一百多米以后，圆脸渐渐占了上风，眼看比赛已成定局，没想到长脸突然调转方向，一溜烟跑进树林，转眼间没了人影。

圆脸跑到终点，一边喘气一边说："这可是你们放跑了做贼的，与我无关，恕不奉陪！"他说着就要走人。

突然，一个胖同学拦住了他，说："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你不能走！"圆脸质问大个子："你说话算不算数？说好跑赢就是抓贼的，为什么不让我走？"大个子责怪那胖同学节外生枝，问："你葫芦里卖的啥药？"胖同学说："抓贼的比做贼的跑得快，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，当你用比赛胜负定谁是贼时，情况就发生了质的改变，本来做贼心虚，抓贼气壮，可你这样一来，做贼的

心不虚了，400 米他跑得更顺畅，而抓贼的气不壮了，担心跑不赢，背着这样的包袱，运动员也别想跑快，何况他呢？”

大家一听这话恍然大悟，说：“对呀，那就是说，圆脸的嫌疑增加了！”一听这话，圆脸火大了，说：“那我问你们，他为什么要逃跑？那家伙明摆着就是做贼心虚！”大家愣住了，没人能回答他的问题。

正当此时，一个瘦个子同学走出人群，对圆脸说：“你也别急着发火，我这儿有证据，会给你一个说法！”他手上提着一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部台式电话机。

原来，刚才瘦个子同学一听到外面喊“抓贼”，立刻起身到一楼走廊，那里有一部公用电话，他打算打“110”报警，忽然发现电话打不通，一检查发现电话线被人剪断了，他想：听说现在做贼的都这么干，先剪断电话线，叫你报不了警，再偷东西，这肯定是那贼干的！于是他戴上手套，把电话机收起来。圆脸一看，脸色大变，想逃走也来不及了。

就在这时，传来一阵警笛声，一辆警车由远而近来到跟前，从车上下来两位警察，他俩押着圆脸，并请大个子以及几个同学一起上了警车。

到了公安局，用技术手段一检验，电话机上有圆脸的指纹，他被拘留审查了。

后来，大个子偶尔碰到长脸，突然想起应该是他报的警，便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碰到那个贼的？”

长脸说：“我是运动场附近工地上的临时工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就到运动场溜达，看到一个黑影鬼鬼祟祟，就注意上他了……”

大个子又问：“那你后来为什么跑了？”

长脸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你那馊主意，给他提供了嫁祸于人的机会，因为我跑到 100 米以后，就没有耐力了，我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了。”

大个子不好意思地笑笑，问：“那你既然逃走了，为何又报警呢？”

长脸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后来一想，我就在附近做工，万一哪天有人认出我，还是说不清。我以为你们放走了那个圆脸，认定我是做贼的了，所以我要报警，用行动证明我的清白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警察的遗产

夏克军



费尔尼和福莱特都是窃贼，经常联手作案。这一天夜里，他俩闯入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室盗窃时，发现了一份刚刚签署的保险单：私人医院的海伦医生，为一条价值十万美元的项链投保，可能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，保险单放在已经封口的档案袋里，但没有存入保险柜。

档案袋里有一份投保人简介，简介上说，海伦医生是一名寡妇，她的已故丈夫是一名警察。费尔尼认为海伦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，不可能拥有这么一条昂贵的项链，项链应该是她丈夫留下的遗产。而且，根据费尔尼的推测，海伦的丈夫可能并不像报纸报道的那样，是一名清正廉洁、因公殉职的警察，不仅这条项链来路不明，而且在海伦的保险柜里，或许隐藏着她丈夫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经过商议，两人决定第二天假扮警察和保险调查员，利用保单骗取海伦的信任，让她打开保险柜，一探究竟，然后实施抢劫。两人当即取出了那份保险单，用白蜡封好档案袋放回原处，然后悄悄离开了保险公司。

第二天清晨，费尔尼和福莱特开着改装的皇冠警车开始行动了。

路上，费尔尼开车，福莱特坐在副驾驶座上。因为天热，费尔尼解开了警服的风纪扣，福莱特提



醒他要像个真正的警察，千万不要露出马脚，为此，两人发生了口角。

根据保险单上的地址，警车进入了一个别墅区，福莱特郑重其事地说："一定要轻轻地敲门，面露微笑看着她的眼睛，先说'您好'，然后亮出警官证件作自我介绍，放慢语速，声音要清晰、柔和……"

"闭嘴，我讨厌别人对我说教。"费尔尼气鼓鼓地把警车直接驶进私人车道，用力拍了拍腰间的佩枪，大声抗议着，"别再对我指手画脚，否则我就按我自己的想法行动。"

福莱特无言以对，他知道费尔尼的火爆脾气，惹急了他，他真的会拔出手枪，不顾一切地冲到屋里，顶着海伦医生的脑袋逼她交出项链的，而且，此时此刻，他看到海伦正站在二楼的窗户前盯着他们。

福莱特整了整雪白的衬衣和红蓝相间的领带，夹着公文包走下警车，跟着大步流星的费尔尼，来到海伦的别墅门前。

费尔尼用手指敲了敲门，防盗门后面的橡木门开了一道缝，海伦露出一半脸颊，警惕地看着他们，费尔尼很不自然地笑了笑，他亮出警官证，耐着性子说："海伦医生，您好，我是警察，我想和您谈谈，但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。"

海伦医生犹豫片刻，取下拴门链，打开防盗门，让两人进入客厅。海伦满脸狐疑地望着费尔尼身后的另一位不速之客，问："这位是您的搭档吗？"

福莱特递上伪造的工作证，煞有介事地解释着："您好，海伦医生。我是保险公司的调查员，因为最近发生了数起贵重首饰被盗案件，保险公司和警察局联合发起了一项行动，旨在提醒拥有贵重首饰的女性，减少她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。"

海伦拿着塑封的工作证看了看，照片的一个边角稍微有些卷起，她不觉皱起了眉头，小声地说："警察局和保险公司一起行动，这种情况倒不多见。"

福莱特清了清嗓子，解释说，警方发现被盗的首饰不仅名贵，而且全都在本公司投注了保险，所以，警方怀疑罪犯是保险公司的内部人员，或者是内部人员泄露了客户的信息。为了有效地破案，警方这才和保险公司联手采取这次行动。

说着，福莱特从公文包里掏出那份项链保险单，郑重其事地推到海伦面前。海伦仔细翻看着保险单，那上面有保险公司的公章，以及自己的亲笔签名和私人印戳。



海伦似乎打消了对两个不速之客身份的怀疑，用一种轻松的口气问道："那么，你们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情况呢？"

看到海伦已经上钩，福莱特不慌不忙地说："我们想知道签署这份保险单是您自愿的，还是在某个保险人员推荐下签署的。"

"都不是，是朋友推荐的。"

"您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干什么工作？住在哪里？"

"这是朋友的个人隐私，我无可奉告。"

"这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，至少您应该告诉我们，这位朋友知道您的项链藏在哪里吗？"



水到渠成，事情进入了主题，海伦看了看福莱特，又看了看费尔尼，不由得"咯咯"笑起来，她指了指身后的保险柜，含蓄地回答："即使是傻子也猜得出来，贵重的东西当然都锁在那里面。"

费尔尼满脸通红，他的手伸向了腰间的佩枪，福莱特连忙丢了个眼色，不动声色地说："海伦医生，您太大意了，正是这种思维，让那些罪犯不费吹灰之力，就知道应该在哪里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"

海伦医生不以为然，她不服气地说那些家伙不知道密码，她保险柜的警报器与警局的安全系统相连，一旦出现异常，警察几分钟就会赶到。

费尔尼的手指从佩枪上挪开，福莱特点点头，收起保险单说道："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放心了，但是，没有绝对保险的保险柜，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安全系统，在我们离开之前，我们想看看那条项链。"

最关键的时刻到了，费尔尼的手指又移到了佩枪上，只要海伦打开保险柜拿出项链，就该轮到他出手了，无论是恐吓还是敲昏一个女



人，这都是他的拿手好戏。

这时，厨房里传来一阵水开后壶嘴的尖叫声，海伦解释说她正在煮咖啡，她希望费尔尼和福莱特先喝一杯咖啡，然后看完项链马上离开。

一会儿，海伦为费尔尼和福莱特斟满咖啡，然后慢慢向保险柜走去。客厅里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味，费尔尼和福莱特会心地笑了，他们的舌尖品味着咖啡苦去甘来的味道，眼睛却盯着保险柜，猜想着除了项链之外，里面还藏匿着什么其他秘密。

当他们第二次端起咖啡杯的时候，海伦打开了保险柜，双手捧着一个首饰盒走过来。两人想站起来看个清楚，却浑身无力，两眼模糊，软绵绵地倒下了。当他们醒来之后，却发现已经被五花大绑起来，连脚都捆住了，动弹不得，海伦正在拨打报警电话。

费尔尼嚷嚷着："嗨，为什么将我绑起来？我可是警察啊……"

海伦医生冷笑一声，说："省省吧，我可不是傻瓜，警察从来不把警车开进私人车道，他们总是将警车倒进停车位，这样接到紧急任务的时候，可以尽快将警车驶入正常道路。"

福莱特听了，埋怨费尔尼："细节决定成败，该死的，我让你注意警察形象，你就是不听，现在阴沟里翻船了吧？"

费尔尼不买账，反唇相讥："哼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你连一张工作证都搞不定，还教训别人？"

福莱特问道："工作证怎么了？"

"工作证是塑封的，所以里面的照片绝对不会卷起来，除非有人造假，更换了里面的照片。"海伦补充道。

福莱特无言以对，默默地低下了头。此时此刻，他已经对海伦丈夫的遗产失去了兴趣，心里盘算的是如何应付即将到来的真正的警察，费尔尼却恶狠狠地对着海伦骂道："你丈夫还给你留下了什么？我敢断定，所有遗产都是非法所得，报警对你而言没有好处……"

海伦医生将项链戴在自己白皙的脖颈上，扫了一眼空空如也的保险柜，无限感慨地说："项链是妈妈送给我的嫁妆，我的丈夫，作为一名优秀的警察，他留给我的遗产是——如何通过观察，发现、面对和处理潜在的危险……"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■ 李永来

汤姆森刚刚刑满释放，他来到了一幢公寓楼前，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被警察带走的。

这时，一个年轻人悄悄靠近，说：“这不是前辈汤姆森先生吗？不过即使您是前辈，也要守规矩，这户人家我已经踩点好几天了，您看……”

汤姆森看着年轻人，想起几个小时前两人在商店里遇到过，当时熟识的店老板祝贺自己出狱，应该被他听到了。汤姆森看着佯装镇定的年轻人，说：“你是第一次吧，不如让我带你吧，我有经验。”年轻人心里想：也好，万一被捉到了，就说是被他胁迫的，反正他有前科。

年轻人点点头，汤姆森走过去，突然发力制服了年轻人，年轻人大声喊叫起来，表情扭曲，看上去非常痛苦，汤姆森不解：自己并没有用力啊！这时，几束强烈的手电光照了过来，是巡逻的警察。

年轻人趁机挣脱，躲到警察身后，颤抖着说：“他、他是强盗，正准备撬这户人家的大门，我想阻止他，没想到却被他反制住了。”

警察看着两人，汤姆森想解释，年轻人又说：“他刚出狱，一定是想重操旧业。看，这是我才从他身上拿到的释放证明。”

汤姆森摸摸口袋，抬头正对上年轻人得意的笑容，警察迅速制住汤姆森，汤姆森没有反抗，只是坚定地说：“他在撒谎。”然后对着警察耳语了几句。警察面露疑惑，翻了翻手中住户的资料袋，就放了汤姆森，转而控制住了年轻人。

年轻人大喊冤枉，警察根本不为所动，汤姆森走过去轻声说：“知道警察为什么不相信你的话吗？”年轻人疑惑不解，汤姆森继续说：“因为——这是我的家，你见过有人进自己家还要撬锁的吗？”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

少帅征婚

■ 刘和根

有人在网上发了一则征婚启事：本人“少帅”，有车有房，月薪六位数多一点。若有半句虚言，愿付赔偿金十万。有缘人来相见……

一个姑娘在网上应征。“少帅”看了她的资料，说：“你家乡太远，来往不方便。”姑娘回道：“我是单身，无牵无挂。只要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就嫁过去。”

于是，两人相约见面了。姑娘长得挺标致，只是她一见那“少帅”，便拔腿要走。原来，“少帅”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伯。



老伯拦住姑娘，说：“别走啊，你承诺过，如果我说的是真的，你就要嫁给我的。”

姑娘回身坐下，道：“你当真有车有房？”

老伯爽快道：“合租房一套也叫房，能住你我；自行车一辆也是车，能骑千里。”

姑娘翻了个白眼，又问：“你的月薪真有六位数多一点？”

老伯还真有准备，立马掏出退休工资本，翻开道：“2656.37，正好六位数，只是多了一点，没错吧？”

姑娘无可奈何，只好拿网名说事：“你这把年纪了，为什么还自称‘少帅’？”

老伯笑了笑，说：“在我看来，我啥都不缺，就是少了点‘帅气’，所以就取名为‘少帅’，这难道不是真话吗？”姑娘理屈词穷，气得直跺脚。

老伯说：“姑娘，你可不要食言啊！还记得你自己说过的，‘只要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就嫁过去……’”

“嫁过去，嫁过去……”姑娘突然灵光一闪，道，“我是要嫁给你的‘过去’，你能回到‘过去’吗？”说着，姑娘扬长而去。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

让我来

张鹏程



周末，汪董事长约了几位下属去乡下野钓。说起来是野钓，但下属们心里都清楚，提拔经理的日子就要到了，这次外出，正是在董事长面前表现的好机会。

一路上，下属们对汪董殷勤有加，唯独副经理小丁，不像别人那般热情，一路上只听汪董吩咐做事，从不出岔子。汪董对他倒是很满意，这种听话的老实人，才是踏踏实实干事的人嘛！

走着走着，就在众人路过一处灌木丛时，汪董突然“哎哟”一声，嚷道：“蛇！我、我被蛇咬了！”

这种表现的关键时刻，哪能轻易放过？几位下属争相跪在汪董腿边，说要帮他把伤口的毒吸出来，他们你推我抢，个个露出一副慷慨就义的模样。汪董又痛又恼，他推开众人，道：“这种蛇毒性可能很强，你们别乱来，当心自己都中毒！”

这时，小丁镇定地说道：“汪董，您先忍忍，这种山里的蛇我们不熟悉，但附近的村民应该常遇到，他们多半有解药。我这就去找！”说着，小丁就出发找解药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丁回来了，他兴奋地挥着手里的解药，一路小跑着，喊道：“汪董，解药，有解药啦！”

汪董见到小丁回来，十分欣慰地点点头，想着自己果真没看错人。他正要伸手去接解药，没想到小丁一拦他的手，说道：“汪董，让我来！”

只见小丁把解药一把倒进自己嘴里，又拿起一个保温杯，“咕咚咕咚”灌了一通水。汪董急了：“小丁，你可没被蛇咬啊，你吃啥解药啊！”

小丁一抹嘴巴，立马蹲在汪董腿边，撩起他的裤腿，豪迈地说道：“汪董，我服过解药了，我没事，我来给你把毒吸出来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我要考考你

■ 自由风

街边的人行道上，蹲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他用粉笔在地上写了一段求助的话，旁边还摆着一本展开的某大学学生证。几个围观的人冲小伙子指指点点，小声议论着。

这时，一个男子凑了过来，他读了读地上的字，又蹲下身看了看那本学生证，然后盯着小伙子问:“你真的是大学生？”

小伙子连忙点头。

男子冷冷一笑说：“真的假不了，我看你还是数学系的，正巧我有个题目考考你，你若答得出来，就证明你不是骗子。”围观人群热闹起来，觉得这下有好戏看了。

男子问：“一人有3个，二人有4个，三人有5个，四人有7个，五人则有6个，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小伙子眉头紧锁，用粉笔在地上一遍遍涂着画着，不时地摇着头，额头上很快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
看热闹的人们都等着看小伙子如何收场，男子也不急不躁地冷眼旁观。

忽然，小伙子的眉头一下子舒展开了，紧接着又奇怪地摇摇头，对男子说：“大哥，正确答案应该是汉字的笔画，不过严格来说这算不上是数学题啊！”

男子听了，没说什么，快速地比画了一遍，随即满意地点点头，从口袋里掏出5元钱，放进小伙子面前的纸盒里，起身走出了人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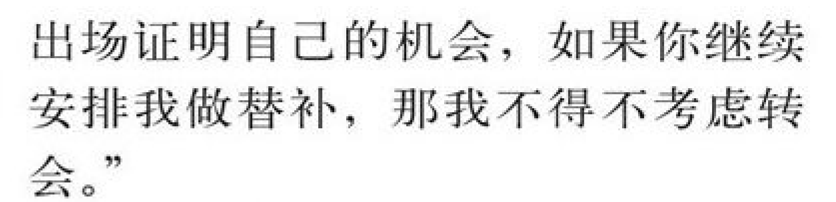
围观人群见了，也纷纷慷慨解囊，小伙子的纸盒一下子装满了。

而那男子来到不远处一辆小车前，对一个坐在车上正摆弄手机的小男孩说：“儿子，不用搜了，你那道作业题爸爸会做啦！”

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



球迷道歉

■ 孙　明



小李和女友闹了点矛盾，在僵持了一个星期后，小李撑不住了，决定先向女友道歉。

晚上，恰巧电视上正在播足球比赛，小李和女友又都是球迷，于是小李思忖了片刻后，便给女友发了条微信："尊敬的主教练，经过一周时间的调整，我感觉自己又重新找回了状态，请求你给我一个首发出场的机会。"

很快小李就收到了回复："对于你目前的状态，我还要进一步考察，在此期间希望你在替补阵容里继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"

看出女友对自己还是有些不依不饶，小李不免有些生气，于是在第二条微信里耍起了大牌："我需要出场证明自己的机会，如果你继续安排我做替补，那我不得不考虑转会。"

这条信息发出后，女友的答复更为迅速："鉴于目前队内人员充足，主力阵容稳定，同意你的转会申请，自即日起你已成为自由球员，可随意寻找新的球队，不必再归队报到。"

看完这条信息，小李赶紧拨打女友电话，可女友就是不接。这时，一旁的室友调侃道："你还是明天当面向主教练道歉吧。"

第二天，小李经过一番精心准备，去了女友家。晚上回来后，小李面露喜色。室友问："主教练原谅你了？"

小李摆摆手说："主教练不在家。"

"那——你？"

"我直接把两位俱乐部主席给哄开心了，他们一致认可我的表现，不但归队没问题，甚至都打算跟我签长约了！"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

不敢喝啤酒

杰米在一家公司工作，公司里有个小餐厅，小餐厅只对员工开放，酒水和食物都是免费的。

杰米平时喜欢去小餐厅要一大杯啤酒喝，可是前不久，公司组织员工外出旅游，回来之后，很多同事都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：杰米再也不喝小餐厅里的啤酒了，每次都是到餐厅外的自动售货机上，买听装啤酒喝。

杰米不喝公司的啤酒，这件事很快便让老板知道了，老板严肃地责问杰米为什么不喝公司的啤酒，杰米吞吞吐吐，最后不得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。



那次公司组织旅游，安排杰米和另一个员工鲍勃合用一辆车，可没想到在市区里堵车了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车流一动不动。鲍勃出门匆忙没吃早餐，又饿又渴，当时车正好停在一家面包店门口，于是，鲍勃便开了一罐啤酒，“咕咚咕咚”灌了几大口后，下车买面包吃。

杰米挠了挠头皮，接着说：“鲍勃去买面包的时候，我憋得不行，想撒尿，又怕车流松动，不敢下车解决。我见鲍勃的啤酒快喝完了，就把那个啤酒罐当了容器，撒了一泡尿。后来,鲍勃买了面包后上车了，他拿起那啤酒罐，快速灌了一口，唉，我都没来得及提醒他！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鲍勃盯着我的眼神，愤怒、无奈、怨恨……”

老板憋住笑，说：“你说的这些，好像还是跟公司的啤酒没关系呀，听说你在外面买听装啤酒喝，这个怎么解释？”

“唉——”杰米长叹了一口气，哀怨地看了老板一眼，“难道你忘了，那次旅游回来后，鲍勃调岗位了，被调去了小餐厅工作，专门负责发啤酒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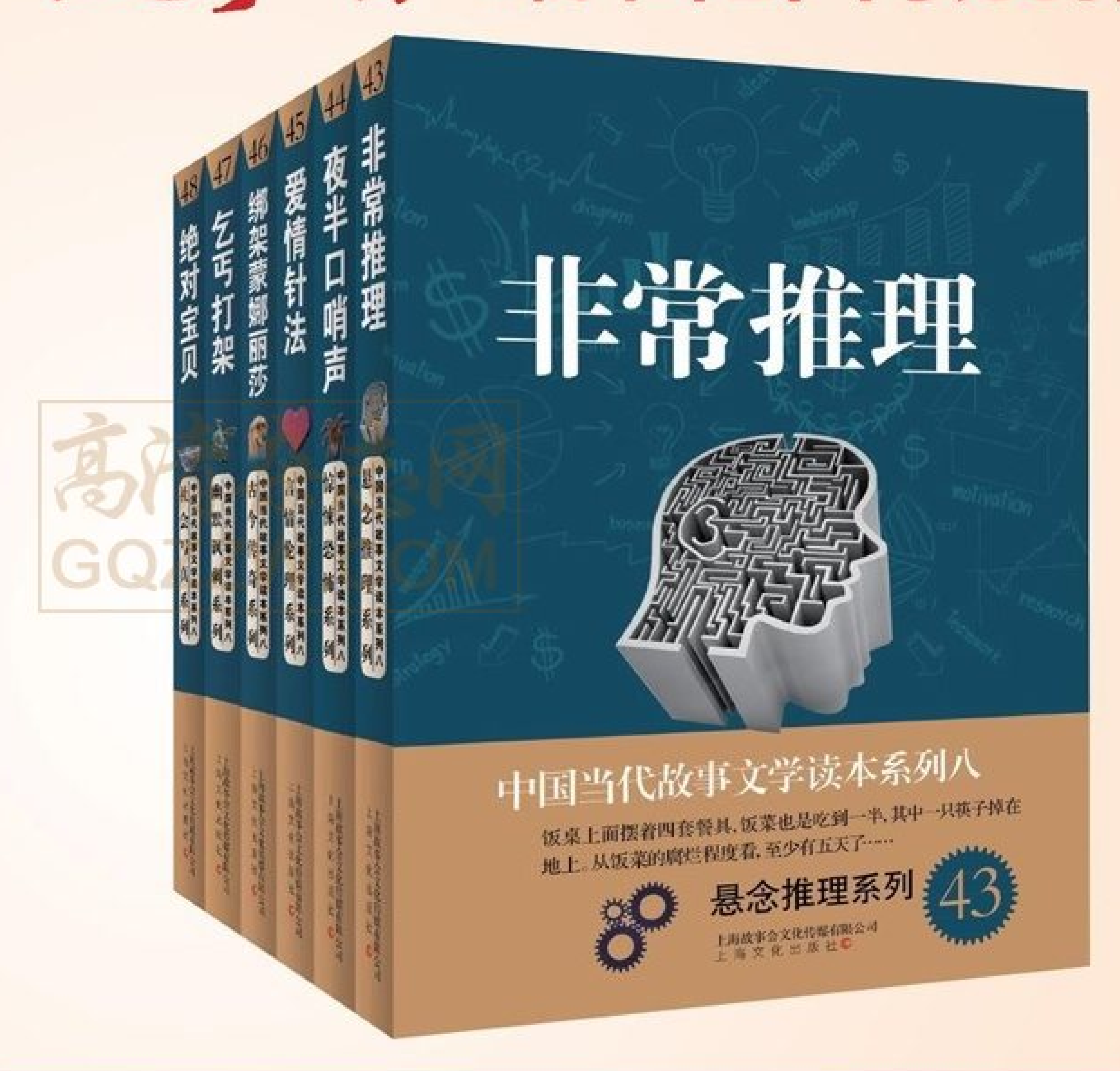
（搜集、整理：郑小亮）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 顾子易）

"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"系列八

故事会编辑部特别推荐



"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"现已推出系列八，一共六本：

1. 悬疑推理《非常推理》
2. 惊悚恐怖《夜半口哨声》
3. 言情伦理《爱情针法》
4. 古今传奇《绑架蒙娜丽莎》
5. 幽默讽刺《乞丐打架》
6. 社会写真《绝对宝贝》

购买方法

1、中国当代故事读本系列八原价90元，现8折优惠：70元。登录故事中国网www.storychina.cn网上书店购买，支持支付宝和20多种银行卡支付；

2、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店shop36332989.taobao.com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快捷购买通道！

3、可以通过邮政汇款。汇款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，邮编：200020，收款人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，电话：021-6433 8113。



ISSN 0257-0238



CN31—1127/I

国内代号：4—225

国外代号：M156

零售价：4.00元

每月8日出版





故事会文摘

gsh-wz